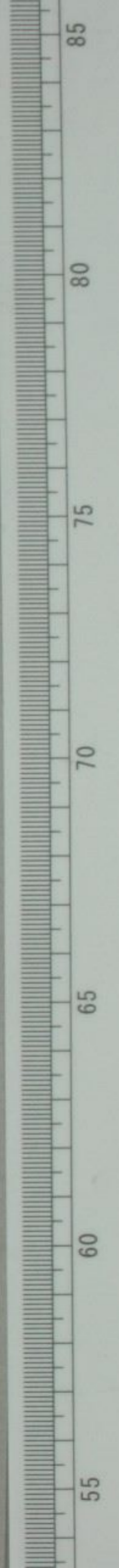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292  
43





文庫 11  
D 292  
43

柳田泉太郎

010190562110

宋史卷一百七十九

食貨志第一百三十二

開府儀同三司在國錄軍國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脫脫等修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承德郎右春坊右中允管國子監司業事 臣黃汝良等奉

勅重校刊

食貨下一 會計

宋貨財之制多因於唐自天寶以後天下多事戶口凋  
耗租稅日削法既變而用不給故興利者進而征歛名  
額繁矣方鎮握重兵皆留財賦自贍其上供殊鮮五代  
疆境偏蹙藩鎮益疆率令部曲主場院其屬三司者補

萬曆二十七年刊

宋史卷一百七十九

食貨志

一



大吏以臨之輸額之外亦私有焉大祖周知其弊及受命務恢遠畧修建法程示之以漸建隆中牧守來朝猶不貢奉以助軍實乾德三年始詔諸州支度經費外凡金帛悉送闕下毋或占留時藩郡有闕稍命文臣權知所在場務或遣京朝官廷臣監臨於是外權始削而利歸公上條禁文簿漸爲精密諸州通判官到任皆須躬閱帳籍所列官物吏不得以售其姦主庫吏三年一易市征地課鹽麩之類通判官兵馬都監縣令等並親臨之見月籍供三司秩滿較其殿最欺隱者寘於法募告者賞錢三十萬而小民求財報怨訴訟煩擾未幾除募告之禁先是茶鹽權酷課額少者募豪民主之民多增額求利歲更荒儉商旅不行至虧常課乃籍其貲產以償太宗始詔以開寶八年爲額既又慮其未均乃遣使分詣諸州同長吏裁定凡左藏及諸庫受納諸州上供均輸金銀絲帛暨他物令監臨官謹視之欺而多取主稱藏吏皆斬監臨官亦重寘其罪罷三司大將及軍將主諸州權課命使臣分掌掌務官吏虧課當罰長吏以下分等連坐雍熙二年令三分勾院糾本部陷失官錢及百千賞以十之一至五千貫者遷其職淳化元年詔曰周設司會之職以一歲爲準漢制上計之法以三年



爲期所以詳知國用之盈虛大行群吏之誅賞斯乃舊  
典其可廢乎三司自今每歲具見管金銀錢帛軍儲等  
簿以聞四年改三司爲總計司左右大計分掌十道財  
賦令京東西南北各以五十州爲率每州軍歲計金銀  
錢緡帛芻粟等費逐路關報總計司總計司置簿左右  
計使通計置裁給餘州亦如之未幾復爲三部宋聚兵  
京師外州無留財天下支用悉出三司故其費寔多太  
宗孜孜庶務或親爲裁決有司嘗言油衣帟幕損破者  
數萬段帝令煮之染以雜色制旗幟數千調退材給窰  
務爲薪俾擇其可用者自造什物數千事其愛民惜費類

此真宗嗣位詔三司經度茶鹽酒稅以克歲用勿增賦  
歛以困黎元是時條禁愈密較課以租額前界邇年相  
叅景德初權務連歲增羨三司卽取多收者爲額帝慮  
或致掊克詔凡增額比奏上封者言諸路歲課增羨知  
州通判皆書曆爲課最有虧者則無罰乃令諸路茶鹽  
酒稅及諸場務自今總一歲之課合爲一以額較之有  
虧則計分數知州通判減監官一等科罰州司典吏減  
專典一等論大臣及武臣知州軍者止罰通判以下至  
道末天下總入緡錢二千二百二十四萬五千八百三  
歲一親祀郊丘計緡錢常五百餘萬大半以金銀綾綺



絕絀平其直給之天禧末上供惟錢帛增多餘以移用頗減舊數而天下總入一萬五千八十五萬一百出一萬二千六百七十七萬五千二百而贏數不預焉景德郊祀七百餘萬東封八百餘萬祀汾上寶冊又增二十萬丁謂爲三司使著景德會計錄以獻林特領使亦繼爲之凡舉大禮有司皆籍當時所費以聞必優詔獎之初吳蜀江南荆湖南粵皆號富強相繼降附太祖太宗因其蓄藏守以恭儉簡易天下生齒尚寡而養兵未甚蕃任官未甚冗佛老之徒未甚熾外無金縢之遺百姓亦各安其生不爲巧僞放侈故上下給足府庫羨溢

承平既久戶口歲增兵籍益廣吏員益衆佛老外國耗

蠹中土縣官之費數倍於昔百姓亦稍縱侈而上下始困於財矣仁宗承之經費寔廣天聖初首命有司取景德一歲用度較天禧所出省其不急者自祥符天書一出齋醮糜費甚衆京城之內一夕數處至是始大裁損京師營造多內侍傳旨呼索費無藝極帝與太后知其弊詔自今營造所須先下三司度功費然後給又減內外宮觀清衛卒及工匠分隸諸軍八作司舊殿直已上雖幼未任朝謁遇乾元長寧節皆賜服至是亦罷給故事上尊號謚號隨冊寶物並用黃金帝曰先帝太后用



黃金若朕所御止用塗金時洞真宮壽寧觀相繼災宰相張知白請罷不急營造以答天戒及滑州塞決河御史知雜王勣復以爲言旣而玉清昭應宮災遂詔諭中外不復繕修自是道家之奉有節土木之費省矣帝天資恭儉尤務約已以先天下有司言利者多擯不取聞民之有疾苦雖厚利舍之無所愛貢獻珍異故事有者或罷之山林川澤陂池之利又與民共者屢勅有司毋輒禁止至於州縣征取苛細蠲減蓋不可勝數至寶元中陝西用兵調度百出縣官之費益廣天章閣侍講買昌朝言臣嘗治畿邑邑有禁兵三千而留萬戶賦輸僅能取足郊祀慶賞乃出自內府計江淮歲運糧六百餘萬石以一歲之入僅能克期月之用三分二在軍旅一在冗食先所蓄聚不盈數載天下久無事而財不藏於國又不在民儻有水旱軍戎之急計將安出於是議省冗費右司諫韓琦言省費當自掖庭始請詔三司取先朝及近歲賜予日費之數裁爲中制無名者一切罷之乃令入內侍省御藥院內東門司裁定有司不預焉議者或欲損吏兵奉賜帝謂祿廩皆有定制毋遽變更以搖人心尹洙在陝西請爲鬻爵之法亦不果行其後西兵久不解財用益屈內出詔書減皇后至宗室婦郊



祠半賜著爲式皇后嬪御進奉乾元節回賜物皆減半  
宗室外命婦回賜權罷於是皇后嬪御各上奉錢五月  
以助軍費宗室刺史已上亦納公使錢之半荆王元儼  
盡納公使錢詔給其半後以元儼叔父全給如故帝亦  
命罷左藏庫月進錢一千二百緡公卿近臣以次減郊  
祠所賜銀絹舊四千三千者損一千千損三百二百損  
百百損二十皆著爲式三司使王堯臣取陝西河北河  
東三路未用兵及用兵後歲出入財用之數會計以聞  
寶元元年未用兵三路出入錢帛糧草陝西入一千九  
百七十八萬出二千一百五十一萬河北入二千一十  
四萬出一千八百二十三萬河東入一千三十八萬出  
八百五十九萬用兵後陝西入三千三百九十萬出三  
千三百六十三萬蓋視河東北尤劇以兵屯陝西特多  
故也又計京師出入金帛寶元元年入一千九百五十  
萬出二千一百八十五萬是歲郊祠故出入之數視常  
歲爲多慶曆二年入二千九百二十九萬出二千六百  
一十七萬而奇數皆不預焉會元昊請臣朝廷亦已厭  
兵屈意撫納歲賜繪茶增至二十五萬而契丹邀割地  
復增歲遺至五十一萬自是歲費彌有所加西兵旣罷而  
調用無所減乃下詔切責邊臣及轉運司趣議裁節稍



徙戍兵還內地命三司戶部副使包拯行河北與邊臣  
轉運司議罷省冗官汰軍士之不任役者詔翰林學士  
承旨王堯臣等較近歲天下財賦出入之數相參耗登  
皇祐元年入一億二千六百二十五萬一千九百六十  
四而所出無餘堯臣等爲書七卷上之送三司取一歲  
中數以爲定式初真宗時內外兵九十一萬二千宗室  
吏員受祿者九千七百八十五寶元以後募兵益廣宗  
室蕃衍吏員歲增至是兵一百二十五萬九千宗室吏  
員受祿者萬五千四百四十三祿廩奉賜從而增廣及  
景德中祀南郊內外賞賚金帛緡錢總六百一萬至是

饗明堂增至一千二百餘萬故用度不得不屈至和中

諫官范鎮上疏曰陛下每遇水旱之災必露立仰天痛  
自刻責而吏不稱職陛下憂勤于上人民愁嘆于下今  
歲無麥朝廷爲放稅免役乃發倉廩拯貸存恤之恩不  
爲不至然人民流離父母妻子不相保者平居無事時  
不少寬其力役輕其租賦歲大熟民不得終歲之飽及  
有小歉雖加重放已不及事此無他重斂之政在前也  
國家自陝西用兵以來賦役煩重及近年轉運使復於  
常賦外進羨錢以助南郊其餘無名斂率不可勝計又  
言古者冢宰制國用今中書主民樞密主兵三司主財



各不相知故財已匱而樞密院益兵不已民已困而三司取財不已中書視民之困而不知使樞密減兵三司寬財者制國用之職不在中書也願使中書樞密通知兵民財利大計與三司量其出入制爲國用則天下民力庶幾少寬然自天聖以來帝以經費爲慮屢命官裁節而有司不能承上之意卒無所建明治平中兵數少損隸籍者猶百十六萬二千宗室吏員視皇祐無慮增十之三英宗以勤儉自飭然享國日淺於經紀法度所未暇焉治平二年內外入一億一千六百十三萬八千四百五十一萬二千三十四萬三千一百七十四非常出者又一千一百五十二萬一千二百七十八是歲諸路積一億六千二十九萬二千九十三而京師不預焉神宗嗣位尤先理財熙寧初命翰林學士司馬光等置局看詳裁減國用制度仍取慶曆二年數比今支費不同者開析以聞後數日先登對言國用不足在用度大奢賞賜不節宗室繁多官職冗濫軍旅不精必須陛下與兩府大臣及三司官吏深思救弊之術磨以歲月庶幾有效非愚臣一朝一夕所能裁減帝遂罷裁減局但下三司共析王安石執政議置三司條例司講修錢穀之法帝因論措置之宜言今財賦非不多但用不節何



由給足宮中一私身之奉有及八十千者嫁一公主至費七十萬緡沈貴妃料錢月八百緡聞太宗時宮人惟繫皂袖襜元德皇后嘗用金線緣襜太宗怒其奢仁宗初定公主奉料以聞獻穆再三始言初僅得五貫爾異時中宮月有止七百錢者時天下承平帝方經畧四夷故每以財用爲憂不給日與大臣講求其故命官考三司簿籍商量經久廢置之宜凡一歲用度及郊祀大費皆編著定式有司請造龍圖天章閣覆欄檻青氊四百九十帝謂禁中諸殿欄檻率故弊不必覆也旣而并延福宮覆欄檻罷之後嘉靖間復建議省儀鸞司供禁中

綵帛是歲詔內外勿給土木土作非兩宮倉廩武庫皆罷省三年儀鸞司闕氊三千三司請命河東製之帝曰牛羊司積毛數萬斤皆同糞壤三司不取於此而欲勤遠民乎金州歲貢班竹簾簡州歲貢綿紬安州市紅花萬斤梓州市碌二千斤帝皆以道遠擾民亟命停罷制置司言諸路科置上供羊民費錢幾倍而河北榷場博買契冊羊歲數萬路遠抵京皆瘦惡耗死公私費錢四十餘萬緡詔著作佐郎程博文訪利害博文募民有保任者以產爲抵官預給錢約期限口數斤重以輸民多樂從歲計克足凡供御膳及祀祭與泛用者皆別其牢



棧以三千爲額所裁省冗費十之四其後又用呂嘉問  
劉永淵之言治竈藏水以省工費帝嘗患增置官司費  
財王安石謂增置官司所以省費帝曰古者什一而稅  
今取財百端安石謂古非特什一而已帝又以倉吏給  
軍食多侵盜詔足其槩量嚴立諸倉取法中書因請  
增諸倉主典役人祿至一萬八千九百緡且盡增選人  
之祿均其多寡令祿增至十五千司理至簿尉防團軍  
監推判官增至十二千其後又增中書審官東西三班  
院樞密院三司吏部流內銓南曹開封府吏祿受財者  
以倉法論安石蓋欲盡祿天下之吏帝以役法未就緩  
其議三司上新增吏祿數京師歲增四十一萬三千四  
百餘緡監司諸州六十八萬九千八百餘緡時主新法  
者皆謂吏祿旣厚則人知自重不敢冒法可以省刑然  
良吏實寡昧取如故往往陷重辟議者不以爲善初陝  
西用兵凡費緡錢七百餘萬帝以問王安石安石曰楚  
建中考沈起簿書計一道半歲費錢銀紬絹千二百萬  
貫匹兩帝因欲知陝西歲用錢穀金帛及增虧凡數乃  
詔薛向條上王安石以爲擾力請罷之止詔三司帳司  
會計熙寧六年天下財用出入之數以聞韓絳旣相建  
言三司總天下財賦請選官置司以天下戶口人丁稅



賦場務坑冶河渡房園之類租額年課及一路錢穀出入之數去其重複歲比較增虧廢置及羨餘橫費計贏闕之處使有無相通而以任職能否爲黜陟則國計大綱可以省察三司使章惇亦以爲言乃詔置三司會計司以絳提舉其後一州一路會計式成上之餘未就緒未幾遂罷元豐官制旣行三司所掌職務散於六曹諸寺監元祐初司馬光言今戶部尚書舊三司使之任左曹隸尚書右曹不隸焉天下之財分而爲二視彼有餘視此不足不得移用宜令尚書兼領左右曹侍郎分職而治舊三司所掌錢穀財用事有散於五曹及諸寺監者並歸戶部遂詔尚書省自立法有司請以府界諸路在京庫務及常平等文帳悉歸戶部初熙寧五年患天下文帳之繁命曾布刪定法式布因請選吏於三司顯爲一司帳司之置始此至元豐三年首尾七八年所設官吏僅六百人費錢三十九萬緡而勾磨出失陷錢止萬緡朝廷知其無益遂罷帳司使州郡應上省帳皆歸轉運司惟錢帛糧草酒麴商稅等別爲計帳上戶部至是令戶部盡收諸路文帳蘇轍時爲諫官謂徒益紛紛請如舊爲便不行三年戶部尚書韓忠彥侍郎蘇轍韓宗道言文武百官宗室之蕃一倍皇祐四倍景德班行選



人胥吏率皆增益而兩稅征推山澤之利與舊無以相過治平熙寧之間因時立政凡改官者自三歲而爲四歲任子者自一歲一人而爲三歲一人自三歲一人而爲六歲一人宗室自祖免以上漸殺恩禮此則今日之成法乞檢會寶元慶曆嘉祐故事置司選官共議詔戶部取應干財用除諸班諸軍料錢衣賜賞給特支如舊外餘費並裁省又詔方將裁損八流以清取士之路命今後遇聖節大禮生辰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太妃所得恩澤並四分減一於是上自宗室貴近下至官曹胥吏旁及宮室械器皆命裁損久之事未就議者謂裁減浮費所細碎苛急甚損國體於是已議未行者一切寢之後乃詔元祐裁損除授正任以下奉祿失朝廷優禮見條悉除之循元豐舊制元豐鈞考隱漏宜錢督及一分者賞三釐自元祐改法賞薄而吏怠遂復其舊時議裁損吏祿隸省曹寺監者止以元豐三年錢數爲額而吏三省者凡兼領因事別給并舊請並罷劉摯遂乞悉罷初增吏祿詔韓維等究度然不果罷其後有司計中都吏祿歲費緡錢三十二萬詔以坊場稅錢給之於是吏祿之冗濫者率多革去矣然三省吏猶有人受三奉而不改者故孫升傅堯俞皆以爲言至紹聖元符務反元



祐之政下至六曹吏亦詔皆給見緡如元豐之制先是  
既罷導洛堆棊等局又罷熙河蘭會經制財用司減放  
市易欠負及積欠租輸選官體量茶鹽之法使者之刻  
剝害民如吳居厚呂孝廉王子京李琮內臣之生事歛  
怨如李憲宋用臣等皆相繼正其罪既而稍復講修財  
利李清臣因白帝今中外錢穀艱窘戶部給百官奉常  
無數月之備章惇遂以財用匱乏專指爲司馬光呂公  
著呂大防蘇轍諸人之罪左司諫翟思亦奏疏詆元祐  
以理財爲諱利入名額類多廢罷督責之法不加於在  
職之臣財利既多散失且借貸百出而熙豐餘積用之  
幾盡方今內外財用月計歲會所入不足給所出願下  
諸路會元祐以前所儲金穀及異時財利名額歲入經  
數著爲成式建中靖國元年詔諸路轉運司以歲入財  
用置都籍定諸州祖額且計一路凡數卽有贏縮書其  
籍崇寧元年又令歲以錢穀出入名數報提刑司保驗  
以上戶部戶部歲條諸路轉運使財賦虧贏以行賞罰  
諸路無額錢物立式下提刑司括三年外未發數期以  
一季聞奏二年官吏違負上供錢物以分數爲科罪之  
等不及九分者罪以徒多者更加之歲首則列次年之  
數聞於漕司考實申部又以督限未嚴更一季爲一月



然國之經費往往不給五年詔省罷官局命戶部侍郎許幾專切提舉措置裁罷開封府重祿通引官客司并街道司額外兵士及罷在京料次錢三十八處大觀三年罷諸路州軍見貢六上局供奉物名件四百四十餘存者才十一二減數十二停貢六戶部侍郎范坦言戶部歲入有限支用無窮一歲之入僅了三季餘仰朝廷應付今歲支遣較之去年又費百萬有詔鑄減財賦命御史中丞張克公與吳居厚許幾等置局議論克公抗言官冗者汰奉厚者減今官較之元祐已多十倍國用安得不乏乞將節度使下至選郡刺史除軍功轉授者各減奉半然後開慢局務工使亦作亦宜減省自貴及賤自近及遠行之公當人自無詞時論躉之時諸路轉運司類以乏告詔戶部編次一歲財用出納之數諸路州縣各爲都籍以待考較工部金銀銅鉛水銀朱砂等亦嚴帳籍之法令諸路各條三十年以還一歲出入及泛用之數初比部掌勾稽天下文帳吏習媮惰自崇寧至政和稽違積數凡二千六百七十有餘於是申敕六曹以拘督一歲多寡爲寺監賞罰政和七年命戶部叅稽熙豐及今財用有餘不足之數又立旁通格令諸路漕司各條元豐紹聖崇寧政和一歲財用出入多寡來



上淮南漕臣張根言天下之費莫大於土木之功其次如人臣賜第一第無慮數十萬緡稍增雄麗非百萬不可佐命如趙普定策如韓琦不聞峻宇雕牆僭擬宮省柰何剥民膚髓爲廝役之奉乎其次如田產房廊雖不若賜第之多然日削月朘所在無幾又如金帛以供一時之好賜有不可已者而亦不可不節至如賜帶其直雖不過數百緡然天下金寶糜費日久夫豈易得今乃賚及僕隸使混淆公卿間貴賤賢不肖莫之辨也如以爲左右趨走之人不欲其墨綬當別爲制度以示等威疏奏不省重和初罷講畫經費局有司議勾收白地禁權鐵貨方田增稅權醕增價量收醋息河北添折稅米等俄慮騷擾悉罷之併焚其條約未幾又置裕民局命蔡京提舉徐處仁詳定京大不悅尋亦罷宣和元年以左藏庫虧沒一百七十九萬有奇乃別造都籍催轄司太府寺左藏庫互相鈎考以絕姦弊帝初卽位思節冗費中都吏重復增給及泛濫員額並詔裁損後死嘗計增葺殿宇計用金箔五十六萬七千帝曰用金爲箔以飭土木一壞不可復收甚亡謂也令內侍省罰請者及蔡京爲相增修財利之政務以侈靡惑人主動以周官惟王不會爲說每及前朝惜財省費者必以爲陋至於



土木營造率欲度前規而侈後觀元豐改官制在京官  
司供給之數皆併爲職錢視嘉祐治平時賦祿優矣京  
更增供給食料等錢於是宰執皆然京旣罷相帝惡其  
變亂法度將盡更革命戶部侍郎許幾裁損浮費及百  
官濫祿悉循元豐之舊宰執亦聽辭所增奉京不便與  
其黨倡言減奉非治世事司馬光請聽宰臣辭南郊給  
賜神宗卒不允且增選人及庶人在官者之奉帝以繼  
述爲事當奉承神宗由是官吏奉給並仍舊而宰執亦  
增如故初宰執掌食亦皆有常數至是品目猥多有公  
使泛支之別臺省寺監又增厨錢侍御史毛注嘗奏論  
之不行蔡京復得政言者遂以裁損祿廩爲幾罪幾坐  
奪職于時天下久平吏員冗溢節度使至八十餘員留  
後觀察下及遙郡刺史多至數千員學士待制中外百  
五十員京又專用豐亨豫大之說諛悅帝意始廣茶利  
歲以一百萬緡進御以京城所主之其後又有應奉司  
御前生活所營繕所蘇杭造作局御前人船所其名雜  
出大率爭以奇侈爲功歲運花石綱一石之費民間至  
用三十萬緡姦吏旁緣牟取無藝民不勝弊用度日繁  
左藏庫異時月費緡錢三十六萬至是衍爲一百二十  
萬又三省密院吏員猥雜有官至中大夫一身而兼十



餘奉故當時議者有奉入超越從班品秩幾於執政之言又增置兼局禮制明堂詳定國朝會要九域圖志一司敕令之類職秩繁委廩給無度侍御史黃葆光論其弊帝善之而未行俄而詔云當豐享豫大之時爲衰亂減損之計自是罕敢言者然吏祿泛冒已極以史院言之供檢吏三省幾千人蔡京又動以筆帖於權貨務支賞給有一紙至萬緡者京所侵私以千萬計朝論喧然乃詔三省樞密院吏額用元豐法其歲賜悉裁之時翕然以爲快臣僚上言諸州遇天寧節除公使外別給係省錢充錫宴之用獨諸路監司許文遂司錢物一筵之饌有及數百千者浮侈相誇無有藝極自是詔遇天寧節筵宴舊應給錢者發運監司每司不得過三百貫餘每司不得過二百貫以上舊給數少者止依舊自崇寧以來言利之臣殆析秋毫沿汴州縣剗增鎮柵以牟稅利官賣石炭增二十餘場而天下市易務炭皆官自賣名品瑣碎則有四脚鋪牀榨磨水磨廟圖淘沙金等錢不得而盡記也宣和以後王黼專主應奉剝橫賦以羨爲功嶺南川蜀農民陂罰錢罷學制學事司贍學錢皆歸應奉司所入雖多國用日匱六年尚書左丞宇文粹中言近歲南伐蠻獠北贍幽燕關陝綿茂邊事日起山



東河北寇盜竊發賦歛歲入有限支梧繁夥一切取足於民陝西上戶多棄產而居京師河東富人多棄產而入川蜀河北衣被天下而蠶織皆廢山東頻遭大水而耕稼失時他路取辦目前不務存恤穀麥未登已先依糴歲賦已納復理欠負託應奉而買珍異奇寶欠民積者一路至數十萬計假上供而織文繡錦綺役工女者一郡至百餘人陛下勤恤民隱詔令數下悉爲虛文民不聊生不惟寇盜繁滋竊恐災異數起祖宗之時國計所仰皆有實數有額上供四百萬無額上供二百萬京師產稅店宅務抵當所諸處雜收錢一百餘萬三司以七百萬之入供一年之費而儲其餘以待不測之用又有解也鹽鈔晉礬市舶遺利內贍京師外實邊鄙間遇水旱隨以振濟蓋量入爲出沛然有餘近年諸局務應奉等司截撥上供而繁富路分一歲所入亦不敷額然創置書局者比職事官之數爲多檢計修造者比實用之物增倍其他妄耗百出不可勝數若非痛行裁減慮智者無以善其後久之乃詔蔡攸等就尚書省置講議財利司除茶法已有定制餘並講究條上攸請內侍職掌事干宮禁應裁省者委童貫取旨時貫以廣陽郡王領石府故也於是不急之務無名之費悉議裁省帝亦



自罷諸路應奉官吏省六尚歲貢七年詔諸路帥臣監  
司各條所部當裁省凡日以聞後死書藝局等月省十  
九萬緡歲可省二百二十萬應奉司所管諸色窠名錢  
數內兩浙路錢旁定帖息錢湖常溫秀州無額上供錢  
淮南路添酒錢等並行截節更不克應奉支用十二月  
詔曰比年寬大之詔數下裁省之令屢行有司便文而  
實惠不至蓋緣任用非人興作事端蠹耗邦財假克上  
之名濟營私之欲漁奪百姓無所不至朕夙夜痛悼思  
有以撫循慰安之應茶鹽立額結絕應奉司兩浙諸路  
置局及花石綱等諸路非泛上供拋降物色延福宮西  
城所租課內外修造諸處採斫木植製造局所並罷諸  
局及西城所見管錢物並付有司其拘收到百姓地土  
並給還舊佃人減掖庭用度減侍從官以上月廩及罷  
諸兼局以上並令有司據所得數撥克諸路糴本及椿  
克募兵賞軍之用應齋醮道場除舊法合有外並罷道  
官及撥賜宮觀等房錢田土之類六尚並依祖宗法罷  
大晟府罷教學所罷教坊額外人罷行幸局罷採石所  
罷待詔額外人罷都茶場依舊歸朝廷河坊非危急泛  
科免夫錢並罷是時天下財用歲入有御前錢物朝廷  
錢物戶部錢物其措置哀歛取索支用各不相知天下



財賦多爲禁中私財上溢下漏而民重困言者請令戶部周知大數而不失盈虛緩急之宜上至宮禁所須下逮吏卒廩餼一切付之有司格以法度示天下以至公詔可戶部尚書聶山亦請以熙豐後增置添給如額外醫宮內中諸閣分位次主管文字等使臣福源靈應諸觀清衛卒后妃戚里及文武臣僚之家毋妻封國太夫人郡太夫人等請給并添給食料茶湯等錢四十萬八千九百餘緡凡熙豐無法該載者罷之靖康元年詔曰朕託於兆庶之上永念民惟邦本思所以閔恤安定之乃者減乘輿服御放宮女罷苑囿焚玩好之物務以率先天下減冗官澄濫賞汰貪吏爲民除害方詔減上供收買之額蠲有司煩苛之令輕刑簿賦務安元元而田里之間愁痛未蘇儻不蠲革何以靖民今詢酌庶言疏剔衆弊舉其綱目以授四方詔到監司郡守其悉力奉行應民所疾苦不在此詔許推類聞奏於是凡當時苛刻煩細一切不便於民者皆罷高宗建炎元年詔諸路無額上供錢依舊法更不立額三年二月減婺州上供額羅二萬八千匹著爲定制八月減福建廣南路歲買上供銀三分之一紹興二年罷鎮江府御服羅省錢七萬緡助劉光世軍四年二月詔諸路州縣天申節禮物



並置場和買毋得抑配於民十有一月免淮南州軍大  
禮絹五年以四川上供錢帛依舊留以贍軍十一年始  
命四川上供羅復輸內藏其後綾紗絹悉如之

四路天申節夫禮絹及上供細綾錦綺共九萬五千八百匹 淳熙五年湖北漕臣劉焞言鄂

岳漢陽自紹興九年所收賦財十分為率儲一分克上  
供始十三年年增二分鄂州元儲一分錢一萬九千五  
百七十緡今已增至一十二萬九千餘緡岳州五千八  
百餘緡今增至四萬二千一百餘緡漢陽三千七百緡  
今增至二萬二千三百餘緡民力凋弊無所從出於是  
以見增錢數立額已後權免遞增詔夔州路九州百姓

科買上供金銀絹自淳熙六年為始盡免十六年蠲兩

淮州軍合發上供諸窠名錢物極邊全免次邊展免一  
年紹定元年江浙諸州軍折輸上供物帛錢數除合起  
輕貨並用錢會中半路不通水願以銀折輸者聽兩不  
過三貫三百文兩浙江東共四百一十三萬八千六百  
一十二貫有奇並輸送左藏西庫咸淳六年都省言南  
渡以來諸路上供數重自嘉定至嘉熙起截之數雖減  
而州縣猶以大數拘催害及百姓有旨自咸淳七年為  
始銀錢關會用咸淳三年起截中數拘催細絹絲綿綾  
羅用咸淳二年起截中數拘催錢關會子一千四百九



十五萬八千七百四十八貫銀一十六萬九千六百四十三兩紬四萬一千四百三十八匹絹七十三萬七千八百六十四匹絲九萬五千三百三十三兩綿一百五萬七千九百二十五兩綾五千一百七十九匹羅七千三百五十五匹戶部徧牒諸路視今所減定額起催所謂經總制錢者宣和末陳亨伯以發運兼經制使因以爲名建炎二年高宗在揚州四方貢賦不以期至戶部尚書呂頤浩翰林學士葉夢得等言亨伯以東南用兵嘗設經制司取量添酒錢及增一分稅錢頭子賣契等錢歛之於細而積之甚衆及爲河北轉運使又行於京東西一歲得錢近二百萬緡所補不細今若行於諸路州軍歲入無慮數百萬計邊事未寧苟不出此緩急必致暴歛與其歛於倉卒曷若積於細微於是以添酒錢添賣糟錢典賣田宅增牙稅錢官員等請給頭子錢樓店務增三分房錢令兩浙江東西荆湖南北福建二廣收克經制錢以憲臣領之通判歛之季終輸送紹興五年叅政孟庾提領措置財用請以總制司爲名又因經制之額增析而爲總制錢而總制錢自此始矣財用司言諸路州縣出納係省錢所收頭子錢貫收錢二十三文省內一十文省作經制起發上供餘一十三文克本路



郡縣并漕司用今欲令諸路州縣雜稅出納錢貫收頭  
子錢上量增作二十三文足除漕司及州舊合得一十  
三文省餘盡入經制窠名帳內起發助軍江西提舉司  
言常平錢物舊法貫收頭子錢五文足今當依諸色錢  
例增作二十三文足除五文依舊法支用餘增到錢與  
經制司別作窠名輸送九年諫議大夫曾統上疏言經  
制使本戶部之職更置一司無益於事如勑供給酒庫  
亦是陰奪省司之利若謂監司郡縣違法廢令別建此  
司按之則又不然夫朝廷置監司以轄州郡立省部以  
轄監司祖宗制也稅賦失實當問轉運司常平錢穀失  
陷當問提舉司若使經制司能事事檢察則雖戶部版  
曹亦可廢矣且自置司以來漕司之移用憲司之賦罰  
監司之妄支固未嘗少革其弊罷之便疏奏不省十六  
年以諸路歲取經總制錢本路提刑并檢法幹辦官拘  
催歲終通紐以課殿最二十一年以守倅同檢察二十  
九年詔專以通判主之乾道元年詔諸路州縣出納貫  
添收錢一十三文省充經總制錢以所增錢別輸左藏  
西庫補助經費自是經總制錢每千收五十六文矣然  
遇兵凶亦時有蠲免三年復以守倅共掌之淳熙十六  
年光宗卽位減江東西福建淮東浙西經總制錢一十



七萬一千緡紹熙二年詔平江府合發經總制錢歲減  
二萬緡嘉定十七年詔蠲嘉定十五年終以前所虧錢  
數端平三年詔諸路州軍因災傷檢放苗米毋收經總  
制頭子勘合朱墨等錢自今已放苗米隨苗帶納錢並  
與除放所謂月椿錢者始於紹興之二年時韓世忠駐  
軍建康宰相呂頤浩朱勝非議今江東漕臣月椿發大  
軍錢十萬緡以朝廷上供經制及漕司移用等錢供億  
當時漕司不量州軍之力一例均科既有偏重之弊上

經制無額添酒錢并爭利錢贍軍酒息錢常平錢及於  
諸司封樁不封樁係省不係省錢皆是朝廷策名也於  
是郡縣橫歛銖積絲累江東西之害尤甚十七年詔州  
郡以寬剩錢充月椿以寬民力遂減江東西之錢二十

七萬七千緡有奇又有所謂板帳錢者亦軍興後所創  
也如輸米則增收耗剩交錢帛則多收糜費幸富人之  
犯法而重其罰恣胥吏之受賕而課其入索盜賊則不  
償失主檢財產則不及卑幼亡僧絕戶不俟敷實而入  
官逃產廢田不與消除而抑納他如此類不可徧舉州  
縣之吏固知其非法然以版帳錢額太重雖欲不橫取  
於民不可得已凡貨財不領於有司者則有內藏庫蓋  
天子之別藏也縣官有鉅費左藏之積不足給則發內  
藏佐之宋初諸州貢賦皆輸左藏庫及取荆湖定巴蜀



平嶺南江南諸國珍寶金帛盡入內府初太祖以帑藏盈溢又於講武殿後別爲內庫嘗謂軍旅饑饉當預爲之備不可臨事厚歛於民太宗嗣位漳泉吳越相次獻地又下太原儲積益厚分左藏庫爲內藏庫令內藏庫使翟喬等於左藏庫擇上綾羅等物別造帳籍月申樞密院改講武殿後庫爲景福殿庫俾隸內藏其後迺令揀納諸州上供物具月帳於內東門進入外庭不得預其事帝因謂左右曰此蓋慮司計之臣不能節約異時用度有關復賦率於民朕不以此自供嗜好也自乾德開寶以來用兵及水旱振給慶澤賜賚有司計度之所闕者必籍其數以貸於內藏候課賦有餘卽償之淳化後二十五年間歲貸百萬有至二百萬者累歲不能償則除其籍景德四年又以新衣庫爲內藏西庫初劉承珪嘗掌庫經制多其所置又推究置庫以來出納造都帳及須知屢加賞焉真宗再臨幸作銘刻石大中祥符五年重修庫屋增廣其地旣而又以香藥庫儀鸞司屋益之分爲四庫金銀一庫珠玉香藥一庫錦帛一庫錢一庫金銀珠寶有十色錢有新舊二色錦帛十三色香藥七色天禧二年又出內藏緡錢二百萬給三司天聖以後兵師水旱費無常數三歲一資軍士出錢百萬緡



紬絹百萬匹銀三十萬兩錦綺鹿胎透背綾羅紗縠合  
五十萬匹以佐三司又歲入饒池江建新鑄緡錢一百  
七萬而斥舊蓄緡錢六十萬於左藏庫率以爲常異時  
三司用度不足必請貸於內藏輒得之其名爲貸實罕  
能償景祐中內藏庫主者言歲斥緡錢六十萬助三司  
自天禧三年始計明道二年距今纔四年而所貸錢帛  
九百一十七萬在太宗時三司所貸甚衆久不能償至  
慶曆中詔悉蠲之蓋內藏歲入金帛皇祐中二百六十  
五萬七千一十一治平一百九十三萬三千五百五十  
四其出以助經費前後不可勝數至於儲積贏縮則有  
司莫得詳焉神宗臨御之初詔立歲輸內藏錢帛之額

視慶曆上供爲數嘗謂輔臣曰比閱內藏庫籍文具而  
已財貨出入初無關防舊以龍腦珍珠鬻於權貨務數  
年不輸直亦不鈎考嘗聞太宗時內藏財庫每千計用  
一牙錢記之凡名物不同所用錢色亦異他人莫能曉  
匣而置之御閣以參驗帳籍中定數晚年出其錢示真  
宗曰善保此足矣今守藏內臣皆不曉帳籍關防之法  
卽命幹當御藥李舜舉領其事繼詔諸路金銀輸內藏  
庫者歲以帳上三司拘催元豐以來又詔諸路金帛緡  
錢輸內庫者委提點刑獄司督趣若三司發運司擅留



者坐之起發坊場錢勿寄市易務直赴內藏庫寄帳封  
椿當輸內庫金帛緡錢踰期或用者如擅用封椿錢  
法初藝祖嘗欲積緡帛二百萬易敵人首又別儲於景  
祚殿元豐初乃更景福殿庫名自製詩以揭之曰五季  
失圖儼狃孔熾藝祖造邦思有懲艾爰設內府基以募  
士曾孫保之敢忘厥志一字一庫以號之凡三十二庫  
後積羨贏爲二十庫又揭詩曰每歲夕惕心妄意遵遺  
業顧予不武姿何日成戎捷元祐元年監察御史上官  
均言自新官制蓋有意合理財之局總于一司故以金  
部右曹主行內藏受納而奉宸內藏庫受納又隸大府  
寺然按其所領不過關通所入名數爲之拘催而已支  
用多寡不得轉質總領之者止中官數十人彼惟知謹  
扃鑰塗墜牖以爲固密爾又安能鉤考其出入多少與  
夫所蓄之數哉宜因官制之意令戶部太府寺於內藏  
諸庫皆得檢察明年詔內藏庫物聽以多寡相除置庫  
百餘年至是始編閱云崇寧元年詔祖宗置內藏庫貯  
經費餘財所以募士威敵振乏固本皆有成法比歲官  
司懈弛侵蠹耗減務在協力遵守無令偏廢於是命倉  
部郎中丘括行諸路驅磨三年中書奏熙寧之制江南  
諸路金銀課利並輸內帑元祐中戶部尚書李常於中



以三分助轉運司致內帑漸以虧減乃詔諸路新舊坑冶所收課利金銀並輸內帑如熙寧之舊後又入於大觀東庫尋命仍舊以七分輸內帑餘給轉運司宣和六年申截留借兌內帑錢物之制時又有元豐庫則雜儲諸司羨餘錢諸道榷酤場舊以酌衙前之陪備官費者熙寧役法行乃聽民增直以售取其價給衙前久之坊場錢益多司農請歲發百萬緡輸中都元豐三年遂於司農寺南作元豐庫貯之以待非常之用元祐元年右司諫蘇轍論河北保甲之害因言元豐及內庫財物山委皆先帝多方蓄藏以備緩急若積而不用與東漢西

園錢塘之瓊林大盈二庫何異願以三十萬緡募保甲

爲軍尋用其議元祐三年改封樁錢物庫爲元祐庫未幾分元豐庫爲元豐南北庫數月以北庫爲司空呂公著解封樁并附南庫仍舊元豐六年詔歲以內藏庫緡錢五十萬樁元豐庫補助軍費崇寧以後諸路封樁禁軍闕額給三路外與常平坊場免役紬絹貼輸東北鹽錢及鬻賣在官田屋錢應前收樁管封樁權添酒錢侵占房廊白地錢公使庫遺利等錢並輸元豐庫別又置大觀庫制同元豐但分東西之別最後建宣和庫有泉貨弊餘服御玉食器貢等名蓋蔡條欲效王黼以應奉



司貢獻要寵事不足紀靖康元年詔諸路公使庫及神霄宮金銀器皿所在盡輸元豐庫戶部尚書聶山輒取元豐庫比珠宰相吳敏白帝言朝廷有元豐大觀庫猶在陛下有內藏庫朝廷有闕用需於內藏必得旨然後敢取戶部豈可擅取朝廷庫務物哉若人人得擅取庫物則綱紀亂矣欽宗然之南渡內藏諸庫貨財之數雖不及前然兵興用乏亦時取以爲助其籍帳之詳莫得而考則以後宋史多闕云

宋史卷一百七十九終

宋史卷一百八十

食貨志第一百二十三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軍事中書右丞相樞密院學士領經筵事都總裁院院等修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承德郎右春坊右中允管國子監司業事臣黃汝良等奉

勅重校刊

食貨下二

錢幣

錢幣錢有銅鐵二等而折二折三當五折十則隨時立制行之久者唯小平錢夾錫錢最後出宋之錢法至是而壞蓋自五代以來相承周唐舊錢其別鑄者殊鮮太祖初鑄錢文曰宋通元寶凡諸州輕小惡錢及鐵鑼錢



悉禁之詔到限一月送官限滿不送寔者罪有差其私鑄者皆棄市銅錢開出江南塞外及南蕃諸國差定其法至二貫者徒一年三貫以上棄市募告者賞之江南錢不得至江北蜀平聽仍用鐵錢開寶中詔雅州百丈縣置監冶鑄禁銅錢入兩川太平興國四年始開其禁而鐵錢不出境令民輸租及權利鐵錢十納銅錢一時銅錢已竭民甚苦之商賈爭以銅錢入川界與民互市銅錢一得鐵錢十四明年轉運副使張諤言川峽鐵錢十直銅錢一輸租卽十取二舊用鐵錢千易銅錢四百自平蜀沈倫等悉取銅錢上供及增鑄鐵錢易民銅錢益買金銀裝發頗失裁制物價滋長鐵錢彌賤請市夷人銅斤給鐵錢千可以大獲銅鑄錢民租當輸錢者許且輸銀絹候銅錢多卽漸令輸又詔令市夷人銅斤給鐵錢五百餘皆從之然銅卒難得而轉運副使聶詠轉運判官范祥皆言民樂輸銅錢請歲遞增一分後十歲則全取銅錢詔如所請祥等因以月俸所得銅錢市與民厚取其直於是增及三分民益以爲苦或發古塚毀佛像器用纔得銅錢四五坐罪者甚衆知益州辛仲甫具言其弊內使臣吳承勳馳傳審度仲甫集諸縣令佐問之多潛持兩端莫敢正言仲甫以大誼責之乃皆言



其不便承勳運命二年遂令川峽輸租權利勿復徵銅錢宋詠等皆坐罪免既而又從西川轉運使劉度之請官以鐵錢四百易銅錢一百後竟罷之平廣南江南赤德椎用舊錢如川蜀法初南唐李因鑄錢一工爲錢千五百得三十萬貫太宗卽位詔昇州置監鑄錢令轉運使按行所部凡小山之出銅者悉禁民采並以給官鑄焉太平興國二年樊若水言江南舊用鐵錢於民非便今諸州銅錢尚六七十萬緡虔吉等州未有銅錢各發六七萬緡俾市金帛輕貨上供及博糴穀麥於則免饒等州產銅之地大鑄銅錢銅錢既不渡江益出新錢則民間錢愈多鐵錢自當不用悉鎔鑄爲農器什物以給江北流民之歸附者除銅錢渡江之禁從之自唐天祐中兵亂窘乏以八十五錢爲百後唐天成中減五錢漢乾祐初復減三錢宋初凡輸官者亦用八十或八十五爲百然諸州私用則各隨其俗至有以四十八錢爲百者至是詔所在用七十七錢爲百西北邊內屬戎人多賈貨帛於秦階州易銅錢出塞銷鑄爲器乃詔吏民闌出銅錢百已上論罪至五貫以上送闕下舊饒州永平監歲鑄錢六萬貫平江南增爲七萬貫而銅鉛錫常不給轉運使張齊賢訪求得南唐承旨丁釗能知饒信等



州山谷產銅鉛錫乃便宜調民采取且詢舊鑄法惟永平用唐開元錢料最善卽詣闕面陳八年詔增市鉛錫炭價於是得銅八十一萬斤鉛二十六萬斤錫十六萬斤歲鑄錢三十萬貫補劍殿前承旨領三州銅山然民間猶雜用舊大小錢是時以福建銅錢數少令建州鑄大鐵錢並行尋罷鑄而官私所有鐵錢十萬貫不出州境每千錢與銅錢七百七十等外邑鄰兩浙者亦不用雍熙初令江南諸州官庫所貯雜錢每貫及四斤半者送闕下不及者銷毀民間惡錢尚多復申乾德之禁稍峻其法京城居民蓄銅器者限兩月悉送官端拱元年

內侍蕭延皓使嶺南還以民間私鑄三等錢來上且言多與蠻人貿易侵敗禁法因詔察民私鑄及銷鎔好錢作薄惡錢者並棄市輒以新惡錢與蠻人博易者抵罪江北諸州所用錢非甚薄惡者新舊大小兼用江南雖用舊大錢淳化四年乃詔每貫及前詔斤數有官監字號者皆許用不分新舊先是淳化二年宗正少卿趙安易言嘗使蜀見所用鐵錢至輕市羅一匹爲錢二萬堅請改鑄一當十大錢御書錢式遣詣川峽路諸州冶鑄所在並爲御書錢監諸州舊貯小鐵錢悉輦送官民間小錢許送監計數給以大錢若改鑄未集許民大小兼



用既而一歲纔成三千餘貫衆皆以爲不便會安易入  
奏事因留不遣遂罷冶鑄五年安易復請不許第令川  
峽仍以銅錢一當鐵錢十荆湖嶺南  
以小錢二或三易大錢一官屬以奉  
詔自今吏受民輸但常所通行錢勿却  
得以奉

錢換易至道二年始禁道賀州錫官益其價市之以給  
諸路鑄錢咸平初又申新小錢之禁令官置場盡市之  
舊犯銅禁七斤以上處死奏裁多蒙減斷然待報常淹  
緩四年詔滿五千斤以上取裁餘從第減景德四年詔  
曰鼓鑄錢刀素有程限憫其勞苦特示於寬自今五月  
一日至八月一日止收半功本司每歲量支率分錢以

蒲醫藥十二月令鑄匠每旬停作一日天禧三年詔犯  
銅鑄石悉免極刑時銅錢有四監饒州曰永平池州曰  
永豐江州曰廣寧建州曰豐國京師昇鄂杭州南安軍  
舊皆有監後廢之凡鑄錢用銅三斤十兩鉛一斤八兩  
錫八兩得錢千重五斤唯建州增銅五兩減鉛如其數  
至道中歲鑄八十萬貫景德中增至一百八十三萬貫  
大中祥符後銅坑多不發天禧末鑄一百五萬貫鐵錢  
有三監邛州曰惠民嘉州曰豐遠興州曰濟衆益州雅  
州舊亦有監後並廢大錢貫十二斤十兩以準銅錢嘉



邛二州所鑄錢貫二十五斤八兩銅錢一當小鐵錢十兼用後以鐵重多盜鎔爲器每二十五斤鬻之直二千大中祥符七年知益州凌策言錢輕則易齎鐵少則鎔者鮮利於是詔減景德之制其見使舊錢仍用如故歲鑄總二十一萬貫諸路錢歲輸京師四方由此錢重而貨輕景祐初詔三司以江東福建廣南歲輸緡錢合三十餘萬易爲金帛錢流民間許申爲三司度支判官建議以藥化鐵與銅雜鑄輕重如銅錢法銅居三分鐵六分皆有奇贏亦得錢千費省而利厚詔申用其法鑄於京師大率鑄錢雜鉛錫則其溢流速而易成申雜以鐵流澁而多不就工人苦之初命申鑄萬緡逾日裁得萬錢申性詭譎少成事自度言無效乃求爲江東轉運使欲用其法於江州朝廷從之因詔申卽江州鑄百萬緡毋漏其法中外知其非是而宰相主之卒無成功初太宗改元太平興國更鑄太平通寶淳化改鑄又親書淳化元寶作真行草三體後改元更鑄皆曰元寶而冠以年號至是改元寶元文當曰寶元元寶仁宗特命以皇宋通寶爲文慶曆以後復冠以年號如舊自天聖以來毀錢鑄鍾及爲銅器皆有禁慶曆初闌出銅錢視舊法第加其罪錢千爲首者抵死五年泉州青陽鐵冶大發



轉運使高易簡不俟詔置鐵錢務于泉欲移銅錢于內地梓州路轉運使崔輔判官張固亦請卽廣安軍魚子鐵山采礦炭置監於合州并銷舊小錢以鑄減輕大錢未得報先移合州相地置監州以上聞朝廷以易簡輔固爲擅鑄錢皆坐貶軍興陝西移用不足始用知商州皮仲容議采洛南縣紅崖山號州青水冶青銅置阜民朱陽二監鑄錢旣而陝西都轉運使張奎知永興軍范雍請鑄大銅錢與小錢兼行大錢一當小錢十又請因晉州積鐵鑄小錢及奎徙河東又鑄大鐵錢於晉澤二州亦以一當十助關中軍費未幾三司奏罷河東鑄大銅錢而陝西復采儀州竹尖嶺黃銅置博濟監鑄大錢因敕江南鑄大銅錢而江池饒儀號又鑄小鐵錢悉輦致關中數州錢雜行大約小銅錢三可鑄當十大銅錢一以故民間盜鑄者衆錢文大亂物價翔踴公私患之於是奎復奏晉澤石三州及威勝軍日鑄小鐵錢獨留用河東河東鐵錢旣行盜鑄獲利什六錢輕貨重患如陝西知并州鄭戩請河東鐵錢以二當銅錢一行之一年又以三當一或以五當一罷官爐日鑄且行舊錢而契丹亦鑄鐵錢易並邊銅錢慶曆末葉清臣爲三司使與學士張方平等上陝西錢議曰關中用大錢本以縣



官取利太多致姦人盜鑄其日用輕比年以來皆虛高物估始增直於下終取償於上縣官雖有折當之虛名乃受虧損之實害抹弊不先自損則法未易行請以江南儀商等州大銅錢一當小錢三小鐵錢三當銅錢一河東小鐵錢如陝西亦以三當一且罷官所置爐自是姦人稍無利猶未能絕濫錢其後詔商州罷鑄青黃銅錢又令陝西大銅錢大鐵錢皆以一當二盜鑄乃止然令數變兵民耗于資用類多咨怨久之始定方大錢之行有劉義叟者語人曰是於周景王所鑄無異上其感心腹之疾乎已而果然語在本傳時興元府西縣增置濟遠監而韶州天興銅大發歲采二十五萬斤詔卽其州置永通監後濟遠監廢儀州博濟監旣廢復置皇祐中饒池江建韶五州鑄錢百四十六萬緡嘉卽興三州鑄大鐵錢二十七萬緡至治平中饒池江建韶儀六州鑄錢百七十萬緡而嘉卽以率買鐵炭爲擾自嘉祐四年停鑄十年以休民力至是獨興州鑄錢三萬緡熙寧初同華二州積小鐵錢凡四十萬緡詔賜河東以鐵償之四年陝西轉運副使皮公弼奏自行當二錢銅費相當盜鑄衰息請以舊銅鉛盡鑄詔聽之自是折二錢遂行於天下京西轉運使吳幾復建議鄧唐均房金五州



多林木而銅鉛積於淮南若由襄郢轉致郢唐等州置監鑄錢可以紓錢重之弊神宗是之而王安石沮之其議遂寢後乃詔京西淮南兩浙江西荆湖五路各置鑄錢監江西湖南十五萬緡餘路十萬緡爲額仍申熟錢斤重之限又以興國軍睦衡舒鄂惠州旣置監六通舊十六監水陸回遠增提點之官時諸路大率務於增額詔惠州永通阜民監舊額八十萬至七年增三十萬及折二凡五十萬後衛州黎陽監歲增折二凡五萬緡西京阜財監歲增市易本錢凡十萬緡興州濟衆監歲增七萬二千餘緡陝西三銅錢監各歲增五萬緡而睦州則置神泉徐州則置寶豐梧州以鉛錫易得萬州以多鐵礦皆置監又詔秦鳳等路卽鳳翔府斜谷置監已而所鑄錢青銅夾錫脆惡易毀罷之然私錢往往雜用不能禁至是法弊乃詔禁私錢在官惡錢不堪用者別爲模以鑄商號洛南增三監耀鄜權置兩監通永興華河中陝舊監爲九以給改鑄永興鄜耀河中陝去鐵冶遠聽改鑄一年罷商洛南華號最近鐵冶聽久置鄜州等五監候罷改鑄并其工作歸永興等四監專鑄大錢所鑄大鐵錢約補及所廢僞錢及可以待交子所用而止八年詔河東鑄錢七十萬緡外增鑄小錢三十萬緡於



是知太京韓絳請放陝西令本重模精以息私鑄之弊  
初薛向鑄鐵錢於陝西後許彥先鑄於廣南既而民不  
便用神宗欲遂罷之王安石固爭乃詔京師畿內並罷  
其行於四方蓋如故元豐以後西師大舉邊用匱闕徐  
州置寶豐下監歲鑄折二錢二十萬緡轉移陝府于時  
同渭秦隴等州錢監廢置移徙不一銅錢官多建言鑄  
錢事不盡行而又自弛錢禁民之銷毀與夫闕出境外  
者為多張方平嘗極諫曰禁銅造弊盜鑄者抵罪至死  
示不與天下共其利也故事諸監所鑄錢悉入于王府  
歲出其奇羨給之三司方流布于天下然自太祖平江  
南江池饒建置爐歲鼓鑄至百萬緡積百年所入宜乎  
貫朽於中藏充足於民間矣比年公私上下並苦乏錢  
百貨不通人情窘迫謂之錢荒不知歲所鑄錢今將安  
在夫鑄錢禁銅之法舊矣令敕具載而自熙寧七年頒  
行新敕刪去舊條削除錢禁以此邊關重車而出海舶  
飽載而回聞沿邊州軍錢出外界但每貫收稅錢而已  
錢本中國寶貨今乃與四夷共用又自廢罷銅禁民間  
銷毀無復可辦銷鎔十錢得精銅一兩造作器用獲利  
五倍如此則逐州置鑪每鑪增數是猶畎澮之益而供  
尾閭之泄也元豐八年哲宗嗣位復申錢弊闕出之禁



如嘉祐編敕罷徐州寶豐鼓鑄詔戶部條諸監之可減者凡增置鑄錢監十四皆罷之陝西行鐵錢至陝府以東卽銅錢地民以鐵錢換易有輕重不等之患元祐六年乃議限東行有稅物者以十分率之止許易二分人毋得過五千八年命公私給納貿易並專用鐵錢而官帑銅錢以時計置運致內郡商旅願於陝西內郡入便銅錢給據請於別路者聽仍定加饒之數每百緡河東京西加饒三千在京餘路四千先是太祖時取唐飛錢故事許民入錢京師於諸州便換其法商人入錢左藏庫先經三司投牒乃輸於庫開寶三年置便錢務令商人入錢諸務陳牒卽輦致左藏庫給以券仍敕諸州凡商人賣券至當日給付違者科罰至道末商人入便錢一百七十餘萬貫天禧末增一百一十三萬貫至是乃復增定加饒之數行焉折二銅錢又定鈎致之法初欲復舊止行於本路議者謂關東諸路旣已通行奪彼予此理亦非便且陝右所用折二鐵錢止當一小銅錢卽折二銅錢盡歸陝西不直般運費廣粹難鈎致且與鐵錢一等慮鐵錢轉更加輕乃令折二銅錢寬所行地聽行於陝西一路及河東晉絳石慈隰州京西西京河陽許汝鄭金房均鄧等州餘路則禁仍限二年毋更用在



民間者聽以輸買納在官帑者以輸上供卽非沿流地或數無上供者所隸運司移發輸京師尋詔更鑄小銅錢州東安撫提刑司言項絳州垣曲縣置監鼓鑄銅錢費且不給今已廢監又禁折二銅錢不通行非便乃聽行使如舊供備庫使鄭价使契丹還言其給輿箱者錢皆中國所鑄乃增嚴三路關出之法熙豐間銅鐵錢嘗並行銅錢千易鐵錢千五百未聞輕重之弊及後銅錢日少鐵錢滋多紹聖初銅錢千遂易鐵錢二千五百鐵錢寢輕元符二年下陝西諸路安撫司博究利害於是詔陝西悉禁銅錢在民間者令盡送官而官銅悉取就京西置監永興師臣陸師閔言旣揀毀私錢禁銅罷官則物價當減願下陝西州縣凡有市買並準度銅錢之直以平其價詔用其言而豪賈富家多不便徽宗嗣位通判鳳州馬景夷言陝西自去年罷使銅錢續追官措置錢法未聞有深究錢弊輕重灼見利害者銅錢流注天下雖千百年未嘗有輕重之患獨鐵錢局於一路所可通交易有無者限以十州之地欲無滯礙安可得乎又諸州錢監鼓鑄不已歲月增多以鼓鑄無窮之錢而供流轉有限之用更數十年積滯一偶暴如丘山公私爲害又倍於今日矣謂宜弛其禁界許鄰近陝西河東



等路特不入京城外凡解鹽地州縣並許通行折二鐵錢如此則流注無窮久遠自無輕重之患繼而言者謂鐵錢重滯難以齎遠民間皆願復用銅錢當公私匱乏之時諸路州縣官私銅錢積貯萬數及無所用乃詔銅鐵錢聽民間通行而銅錢止用糴買建中靖國元年陝西轉運副使孫傑以鐵錢多而銅錢少請復鑄銅錢侯銅鐵錢輕重稍均卽聽兼鑄崇寧元年前陝西轉運判官都貺復請權罷陝西鑄鐵錢戶部尚書吳居厚言江池饒建錢額不敷議減銅增鉛錫歲可省銅三十餘萬斤計增鑄錢十五萬九千餘緡所鑄光明堅韌與見行錢不異詔可然課猶不登二年居厚乃請檢用前後上供鑄錢條約視其登耗之數別定勸沮之法會蔡京當政將以利惑人主託假紹述肆爲紛更有許天啓者京之黨也時爲陝西轉運副使迎合京意請鑄當十錢五月始令陝西及江池饒建州以歲所鑄小平錢增料改鑄當五大銅錢以聖宋通寶爲文繼而并令舒睦衡鄂錢監用陝西式鑄折十錢限今歲鑄三十萬緡鐵錢二百萬緡募私鑄人一爲官匠并其家設營以居之號鑄錢院謂得昔人招天下亡命卽山鑄錢之意所鑄銅錢通行諸路而陝西河東四川係鐵錢地者禁之第鑄於



陝西鐵錢地而已自熙寧以來折二錢雖行民間法不許運致京師故諸州所積甚多至是發運司因請以官帑所有折二錢改鑄折十錢三年遂罷鑄小季錢及折五錢置監於京城所復徐州寶豐衛州黎陽監並改鑄折二錢爲折十舊折二錢期一歲勿用大嚴私鑄之令民間所用鍤石器物並官造鬻之輒鑄者依私有法加二等命諸路轉運司於沿流順便地隨宜增置錢監俾民以所有折二錢換納於官運致所增監改鑄折十錢二廣產鐵令鼓鑄小鐵錢止行於兩路其公私鉅錢兌換運輸元豐庫仍於潯州置鐵錢監依陝西料例鑄當二錢四年立錢綱驗樣法崇寧監以所鑄御書當十錢來上緡用銅九斤七兩有奇鉛半之錫居三之一詔頒其式於諸路令赤文及鳥背書畫分明時趙挺之爲門下侍郎卽繼拜右僕射與蔡京議多不合因極言當十錢不便私鑄寔廣乃令提刑司歲較巡捕官一路所獲多寡繼令福建廣南毋行用第鑄以上供及給他路凡爲人附帶若封識影庇私鑄錢者悉論以法毋得贖其置鑄錢院蓋將以盡收所在亡命盜鑄之人然犯法者不爲止乃命荆湖南北江南東西兩浙並以折十錢爲折五舊折二錢仍舊慮冒法入東北也今以江爲界淮南



重寶錢亦作當五用焉五年兩浙盜鑄尤甚小平錢益少市易濡滯遂命以折五折十上供小平錢留本路江西饒建韶州錢監歲課以八分鑄小平錢二分鑄當十錢俄詔廣南江南福建兩浙荆湖淮南用折二錢改鑄折十錢皆罷其初置鑄錢院及招置錢戶並停繼復罷鑄當十二分之令盡鑄小平錢荆湖江南兩浙淮南重寶錢作當三在京京畿京東西河東河北陝西熙河作當五通寶錢所鑄未多在官者悉封椿在民間者以小平錢納換旋復詔京畿京東西河北河東陝西熙河當十錢仍舊兩浙作當三江南淮南荆湖作當五時錢弊苦重條序不一私鑄日甚御史沈疇奏曰小錢便民久矣古者軍興錫賞不繼或以一當百或以一當千此權時之宜豈可行於太平無事之日哉當十鼓鑄有數倍之息雖日漸之其勢不可遏未幾詔當十錢止行於京師陝西河東河北俄并畿內用之餘路悉禁期一季送官償以小錢換納到者輸於元豐崇寧庫而私錢亦限一季自致計銅直增二分償以小錢隱藏者論如法尋詔鄭州西京亦聽用折十錢禁貿易為二價者東南諸監增鑄小平錢以待償錢而私錢亦改鑄焉折十錢為弊既重一旦更令則民驟失厚利又諸路或用或否往



往不盡輸於官冒法私販始令四輔畿內開封府許搜  
索舟車賞視舊法增倍水陸所由官司失察者皆停替  
而受納不揀選容私錢其間者以差定罪法又以私錢  
猥多不能悉禁乃令外路每一私錢計小平錢三以小  
錢易於官在京以四小平錢易之京師出納及民間貿  
易並大小錢參用而私鑄小平錢輒行用立搜索告捕  
罪賞越江淮入汴錢至京者一依當十錢法御史張茂  
直請嚴私販當十之令綱舟載卸皆選官監索保無藏  
匿舟車兜擔卽疑慮私販者並聽搜索而福建民或私  
鑄轉入淮浙京東等路者所由州縣官司皆治漏逸之  
罪不以赦免法滋密矣大觀元年張茂直復言州縣督  
捕加峻私小黃錢投委江河不敢復出請令東南州縣  
置木匱封鑊於闌闔中聽民以私錢自投如自首法當  
三當五錢舟船附帶者亦多棄之江河請下諸路撈鹿  
時蔡京復相再主用折十錢二月首鑄御書當十錢以  
京畿錢監所得私錢改鑄尋興復京畿兩監以轉運使  
宋喬年領之用提舉京畿鑄錢司爲名喬年鑄烏背漉  
銅錢來上詔以漉銅式頒行諸路京之初爲折十錢人  
不以爲便帝亦知之故崇寧四年以後稍更其法及京  
去位遂詔諭中外京再得政復行之知盜鑄者必衆將



威以刑會有告蘇州章綖盜鑄數千萬緡遂與大獄初  
遣李孝壽又遣沈畸蕭服末以命知蘓州孫傑發運副  
使吳澤仁縊坐刺流海島連坐者十餘人時皆寃之於  
是頒行大觀新修錢法於天下申命開封府尹少外路  
監司各分州郡舉行按舉能否月檢會法令使民知禁  
用孫桀言盜鑄依淮東重法地曩橐強盜之家籍其財  
以待賞居停鄰保並均備告驗私錢依私茶法給隨行  
物州常椿盜鑄賞錢五千緡州縣稽於施行監司失察  
不以赦原是歲京畿既置錢監乃專鑄當十大錢而小  
平錢則鑄於諸路既而當十錢少復置真州鑄錢監以  
本路所換錢不依式者及諸司當二見緡用舊式改鑄  
當十錢明年令江池饒建州錢監自來歲以鑄當十五  
分鑄小平錢申嚴私鑄之法卽託權要事勢度越關津  
拒捍搜索者雖輕以違制論載御物者同之初崇寧五  
年始禁陝西鐵錢行於興元府等界至是又以鐵錢猥  
多禁陝西鐵錢入蜀有董奎者爲走馬承受遂令以鐵  
錢三折銅錢一事聞責奎以妄肆胸臆致弊輕物重奎  
遂卽罪三年申當十錢行使之令益以京東京西而河  
北並邊州縣鎮砦四榷場及登萊密州緣海縣鎮等皆  
禁時蔡京復罷政矣四年詔鼓鑄當十錢多慮法隨以



弊其止鑄舊額小平錢張商英爲相奏言當十錢爲害  
久矣舊小平錢有出門之禁故四方客旅之貨交易得  
錢必大半入中未鹽鈔收買告牒而餘錢又流布在市  
井此上下內外交相養自當十錢行以一夫而負八十  
千小車載四百千錢旣爲輕齎之物則告牒爲滯貨鹽  
鈔非得虛擡之息則不行臣今欲借內庫并密院諸司  
封樁細絹金銀并鹽鈔下令折十錢限民半年所在送  
官十千給銀絹各一匹兩限竟毋更用俟錢入官擇其  
惡者鑄小平錢存其好者折三行用如此則錢法鈔法  
不相低昂可以復舊利州路提刑司言舊銅鐵錢輕重  
相尋以大鐵錢一折小銅錢二今大鐵錢五止當一銅  
錢比舊輕十倍又流入川界錢輕物重頗類陝西欲將  
折二大鐵錢以一折一雖稍減錢數錢必稍重詔許陝  
西鐵錢入蜀仍舊盡釋其禁且命以今物價量宜裁之  
政和元年詔錢重則物輕錢輕則物重其勢然也今諸  
路所鑄小平錢行之久而無弊多而不壅爲利博矣往  
歲圖利之臣鼓鑄當十錢苟濟目前不究悠久公私爲  
害用之幾十年其法日弊而不勝姦猾之民規利冒法  
銷毀當二小平錢所在盜鑄濫錢益多百物增價若不  
早革卽弊無已時其官私見在當十錢可並作當三以



爲定制尚慮豪猾憚於折閱胥動浮言可內自京尹外  
逮監司郡縣悉心開諭自當十錢行抵冒者多大觀四  
年星變赦天下凡以私錢得罪有司上名數亡慮十餘  
萬人蔡京罔上毒民可謂烈矣時御府之用日廣東南  
錢額不敷宣和以後尤甚乃令饒顛錢監鑄小平錢每  
緡用鐵三兩而倍損其銅稍損其鉛繼又令江池饒錢  
監盡以小平錢改鑄當二錢以紓用度然有司猶數告  
之靖康元年罷政和敕陝西路用銅錢斷徒二年配千  
里法初蔡京主行夾錫錢詔鑄於陝西亦命轉運副使  
許天啓推行其法以夾錫錢一折銅錢二每緡用銅八  
斤黑錫半之白錫又半之既而河東轉運使洪中孚請  
通行於天下京欲用其言會罷政大觀元年京復相遂  
降錢式及錫母於鑄錢之路鑄錢院專用鼓鑄若產銅  
地始聽兼鑄小平錢復用轉運司及提刑司參領其事  
衡州熙寧鄂州寶泉舒州同安監暨廣南皆鑄焉二年  
江南東西福建兩浙許鑄使鐵錢三年京復罷政詔以  
兩浙鑄夾錫錢擾民凡東南所鑄皆罷明年并河北河  
東京東等路罷之所在監院皆廢惟河東三路聽存舊  
監以鑄銅鐵錢產銅郡縣聽存用改鑄小平錢政和元  
年錢輕物重細民艱食詔應陝西舊行使鐵錢地並依



元豐年大鐵錢折二公私通行夾錫錢同之毋得分別見存鐵錢毋改更鑄夾錫河東官私折二夾錫錢同之童貫宣撫陝西以詔亟平物價帥臣徐處仁切責其非坐貶錢卽經畧鄜延抗疏言詳考詔旨謂鐵錢復行與夾錫並用慮姦民妄作輕重欲維持推行俾錢物相直非欲以威力脅制百姓頓減物價於一兩月之間今宣撫司裁損米穀布帛金銀之價始非人情徐處仁言雖未盡所見爲長望速詢其實如臣言乘謬願同處仁貶詔卽妄有建明毀辱使命謫置偏州尋亦罷行夾錫錢且禁裁物價民商貿易各從其便繼而童貫復請與舊法鐵錢並折二通行知閬州縣論九齡俄坐一以銅錢一估夾錫錢七八弁知州王采轉運副使張深俱被劾時關中錢甚輕夾錫欲以重之其實與鐵錢等物價日增患甚於當十二年蔡京復得政條奏廣惠康賀衡鄂舒州昨鑄夾錫錢精善請復鑄如故廣西湖北淮東如之且命諸路以銅錢監復改鑄夾錫遂以政和錢頒式焉夾錫錢旣復推行錢輕不與銅等而法必欲其重乃嚴擅易擡減之令凡以金銀絲帛等物貿易有弗受夾錫須要銅錢者聽人告論以法懲治市井細民朝夕鬻餅餌熟食以自給者或不免於告罰未幾以來錫錢不以



何路所鑄並聽通行陝西用政和通寶舊大鐵錢與夾錫錢雜慮流轉諸路四年詔毋更行用致令諸監改鑄夾錫錢在民間者赴官換紬鄭居中劉正夫爲相以爲不便令淮南夾錫錢期三日官私俱禁不用仍罷鼓鑄夾錫錢悉釐椿關中尋詔河東陝西外餘路並罷俄詔并河東罷鑄夾錫錢止用舊法鼓鑄重和元年權罷京西鑄夾錫錢繼以關中糴買用之通流復命鼓鑄專給關中夾錫行小民往往以藥點染與銅錢相亂河北漕臣張翬等嘗坐貶焉先是江池饒州建寧府四監歲鑄錢百三十四萬緡充上供衡舒嚴鄂韶梧州六監歲鑄錢百五十六萬緡充逐路支用建炎經兵鼓鑄皆廢紹興初併廣寧監於虔州併永豐監於饒州歲鑄纔及八萬緡以銅鐵鉛錫之入不及於舊而官吏稍廩工作之費視前日自若也每鑄錢一千率用本錢二千四百文時范汝爲作亂權罷建州鼓鑄尋復舊泉司供給銅錫六十五萬餘斤六年歛民間銅器詔公私鑄銅器者徒二年贖饒二監新額錢四十萬緡提點官趙伯瑜以爲得不償費罷鼓鑄盡取木炭銅鉛本錢及官吏闕額衣糧水脚之屬湊爲年計十三年韓球爲使復鑄新錢興廢坑冶至於發冢墓壞廬舍籍冶戶姓名以膽水盛時



浸銅之數為額

浸銅之法以生鐵鍛成薄片排置膽水槽中浸漬數日鐵片為膽水所薄上生

赤煤取刮鐵煤入爐三煉成銅大率用鐵二斤四兩得

銅一斤饒州興利場信州鉛山場各有歲額所謂膽銅

也無銅可輸者至鎔錢為銅然所鑄亦纔及十萬緡二

十四年罷鐵錢司歸之漕司二十七年出版漕錢八萬

緡為鑄本歲權以十五萬緡為額復饒蕲韶鑄錢監以

漕臣往來措置通判主之殿中侍御史王珪言泉司不

可廢復以戶部侍郎榮蕤提領許置官屬二員二十八

年出御府銅器千五百事付泉司大索民間銅器得銅

二百餘萬斤寺觀鐘磬鏡鈸既籍定投稅外不得添鑄

二十九年令命官之家留見錢二萬貫民庶半之餘限

二年聽轉易金銀算請茶鹽香礬鈔引之類越數寄隱

許人告以李植提點鑄錢公事植言歲額內藏庫二十

三萬緡右藏庫七十餘萬緡皆至道以後數也紹興以

來歲收銅二十四萬斤鉛二十萬斤錫五百斤僅可鑄

錢七十萬緡諸道拘到銅器二百萬斤附以鉛錫可鑄

六十萬緡然拘者不可以常唯當據坑冶所產下工部

權以五十萬緡為額又明年纔鑄及十萬緡今泉司歲

額增至十五萬緡小平錢一萬八千緡折二錢六萬六

千緡歲費鑄本及起綱廢費約二十六萬緡司屬之費

又約二萬緡東南十一路一百一十八州之所供有坑



冶課利錢木炭錢錫本錢約二十一萬緡比歲所收不  
過十五六萬緡耳歲額金一百二十八兩銀無額以七  
分入內庫三分歸本司銅三十九萬五千八百斤鉛三  
十七萬七千九百斤錫一萬九千八百七十五斤鐵二  
百三十二萬八千斤比歲所權十無二三尋當二錢千  
重四斤五兩小平錢千重四斤十三兩視舊制銅少鉛  
多錢愈缺薄矣孝宗隆興元年詔鑄當二小平錢如紹  
興之初乾淳迄于嘉泰開禧皆如之乾道六年併鑄錢司歸發運司  
尋復置八年饒州贛州復各置提點官以新鑄錢般雜  
提點鑄錢及永平監官左藏西庫監官戶部工部長貳

官責降有差九年大江之西及湖廣間多毀錢夾以沙

泥重鑄號沙尾錢詔嚴禁之淳熙二年併贛司歸饒州

慶元三年復禁銅器期兩月鬻于官每兩三十湖州舊

鬻監至是官自鑄之二年禁銷錢為銅器者以違制論爐戶決配海外復神泉

監以所括銅器鑄當三大錢隸工部舊額內帑歲收新

錢一百五萬建江池饒四監而每年退卻六十萬三年一郊又

以三百萬輸三司是內帑年纔得十一萬六千餘緡而

左藏得九十三萬三千餘緡今歲額止十五萬而隸封

椿者半內藏者半左藏咸無焉又自置市舶于浙于閩

于廣舶商往來錢寶所由以泄是以自臨安出門下江

萬曆二十七年刊



海皆有禁淳熙九年詔廣泉明秀漏泄銅錢坐其守臣  
嘉定九年三省言自來有市舶處不許私發番船紹興  
末臣僚言泉廣二冊司及西南二泉司遣舟回易悉載  
金錢四司既自犯法郡縣巡尉其能誰何至於淮楚屯  
兵月費五千萬見緡居其半南北貿易緡錢之入敵境  
者不知其幾於是沿邊皆用鐵錢矣淮南舊鑄銅錢乾  
道初詔兩淮京西悉用鐵錢荆門隸湖北以地接襄峴  
亦用鐵錢六年先是以和州舊有錢監舒州山口鎮亦  
有古監詔司農丞許子中往淮西措置於是子中以舒  
州黃皆產鐵請各置監舒州同安監舒州新且鑄折二

錢以發運司通領四監

舒州同安監舒州新且鑄折二臨江之廣寧監與國之大冶監子

中所領三監歲合認三十萬貫其大小鐵錢令兩淮通  
行七年舒蘄守臣皆以鑄錢增羨遷官然淮民爲之大  
擾八年以江州興國軍鐵冶額蘄守貳及大冶知縣各  
降一官淳熙五年詔舒州歲增鑄十萬貫以三十萬貫  
爲額蘄州增鑄五萬貫以十五萬貫爲額如更增鑄優  
與推賞御史黃洽言興天下之利者不窮天下之力舒  
蘄歲鑄四十五萬不易爲也又有增鑄之賞恐其難繼  
詔除之八年以舒州水遠薪炭不便減額五萬貫明年  
又減十萬貫與蘄州並以十五萬貫爲額十年併舒州



之宿城監入同安監十二年詔舒蘄鑄鐵錢並增五萬貫以淳熙通寶爲文光宗紹熙二年減蘄春同安兩監歲鑄各十萬貫嘉泰三年罷舒蘄鑄開禧三年復之嘉定五年臣僚言江北以銅錢一折鐵錢四禁之時銅錢之在江北者自乾道以來悉以鐵錢易之或以會子一貫易銅錢一貫其銅錢輸送行在及建康鎮江府凡沿江私度及邊徑嚴禁漏泄及於邊界三里內立堠如出界法其易京西銅錢如兩淮例京西湖北之鐵錢則取給於漢陽監乃興國富民監後併富民監於漢陽監以二十萬爲額前宋時川陝皆行鐵錢益利夔皆卽山冶鑄紹興九年詔陝西諸路復行鐵錢十五年置利州紹興監鑄錢十萬緡以救錢引二十二年復嘉之豐遠邛之惠民二監鑄小平錢二十三年詔利州並鑄折二錢後又鑄折三錢淳熙十五年四川餉臣言諸州行使兩界錢引全籍鐵錢稱提止有利州紹興監歲鑄折三錢三萬四千五百貫有奇邛州惠民監歲鑄折三錢一萬二千五百貫今大安軍淳熙新興迎恩三爐出生鐵四十九萬三千斤利之昭化嘉川縣亦有爐新產鐵三十餘萬斤乞從鼓鑄嘉定元年卽利州鑄當五大錢三年制司欲盡收舊引又於紹興惠民二監歲鑄三十萬



貫其料並同當三錢若四川銅錢淳熙間易送湖廣總所儲之後又交卸於江陵寶慶元年新錢以大宋元寶爲文端平元年以膽銅所鑄之錢不耐久舊錢之精緻者泄於海舶申嚴下海之禁嘉熙元年新錢當二并小平錢並以嘉熙通寶爲文當三錢以嘉熙重寶爲文淳祐四年右諫議大夫劉晉之言巨家停積猶可以發洩銅器鉅銷猶可以上過唯一入海舟往而不返於是復申嚴漏泄之禁八年監察御史陳求魯言議者謂楮便於運轉故錢廢於蟄藏自稱提之屢更園法爲無用急於扶楮者至嗾盜賊以窺人之閫與峻刑法以發人之窖藏然不思患在於錢之荒而不在於錢之積夫錢貴則物宜賤今物與錢俱重此一世之所共憂也蕃舶巨艘形若山嶽乘風駕浪深入遐陬販於中國者皆浮靡無用之異物而泄於外夷者乃國家富貴之操柄所得幾何所失者不可勝計矣京城之銷金衢信之鑄器醴泉之樂具皆出於錢臨川隆興桂林之銅工尤多於諸郡姑以長沙一郡言之烏山銅爐之所六十有四麻潭鵝羊山銅戶數百餘家錢之不壞於器物者無幾今京邑鑄銅器用之類鬻賣公行於都市畿甸之近一繩以法由內及外觀聽聿新則鉅銷之姦知畏矣香藥象犀



之類異物之珍奇可悅者本無適用之實服御之間昭示儉德自上化下風俗丕變則漏泄之弊少息矣此端本澄源之道也有旨從之十年以會價低減復申嚴下海之禁十二年申嚴鈔銷之禁及偽造泄之法咸淳元年復申嚴鈔銷漏禁寶祐元年新錢以皇宋元寶爲文

宋史卷一百八十終

宋史卷一百八十一

食貨志第一百三十四

開府儀同三司柱國錄軍國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國領經進事都總裁脫脫等修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承德郎右春坊中允管國子監司業事臣黃汝良等奉

勅重校刊

食貨下三

會子  
鹽上

會子交子之法蓋有取於唐之飛錢真宗時張詠鎮蜀患蜀人鐵錢重不便貿易設質劑之法一交一緡以三年爲一界而換之六十五年爲二十二界謂之交子富民十六戶主之後富民貲稍衰不能償所負爭訟不息

萬曆二十七年刊

宋史卷一百八十一

食貨志



轉運使薛田張若谷請置益州交子務以權其出入私造者禁之仁宗從其議界以百二十五萬六千三百四十緡爲額神宗熙寧初立僞造罪賞如官印文書法河東運鐵錢勞費公私苦之二年乃詔置交子務于潞州轉運司以其法行則鹽礬不售有害入中糧草遂奏罷之四年復行於陝西而罷永興軍鹽鈔場文彥博言其不便會張景憲出使延州還亦謂可行於蜀不可行於陝西未幾竟罷五年交子二十二界將易而後界給用已多詔更造二十五界者百二十五萬以償二十三界之數交子有兩界自此始時交子給多而錢不足致價大賤既而竟無實錢法不可行而措置熙河財利孫迥言商人買販牟利於官且損鈔價於是罷陝西交子法紹聖以後界率增造以給陝西沿邊糴買及募兵之用少者數十萬緡多者或至數百萬緡而成都之用又請印造故每歲書放亦無定數崇寧三年置京西北路專切管幹通行交子所徼川峽路立僞造法通情轉用并鄰人不告者皆罪之私造交子紙者罪以徒配四年令諸路更用錢引準新樣印製四川如舊法罷在京并永興軍交子務在京官吏併歸買鈔所時錢引通行諸路惟閩浙湖廣不行趙挺之以爲閩乃蔡京鄉里故得免



焉明年尚書省言錢引本以代鹽鈔而諸路行之不通  
欲權罷印製在官者如舊法更印改解鹽鈔民間者許  
貿易漸赴買鈔所如鈔法分數計給從之大觀元年詔  
改四川交子務爲錢引務自用兵取湟廓西寧籍其法  
以助邊費較天聖一界逾二十倍而價愈損及更界年  
新交子一當舊者四故更張之以四十三界引準書放  
數仍用舊印行之使人不疑擾自後並更爲錢引二年  
而陝西河東皆以舊錢引入成都換易故四川有雍遏  
之弊河陝有道途之艱豪家因得以損直歛取乃詔永  
興軍更置務納換陝西河東引仍遣大臣二人監之八  
月知威州張持奏本路引一千者今僅直十之一若出  
入無弊可直八百流通用之官吏奉舊並用引請稍給  
錢便用擢持爲成都路轉運判官提舉川引後引價益  
賤不可用持復別用印押以給官吏他無印押者皆棄  
無用言者論其非法特坐遠謫三年詔錢引四十一界  
至四十二界毋收易自後止如天聖額書放銅錢地內  
勿用四年假四川提舉諸司封椿錢五十萬緡爲成都  
務本侵移者準常平法政和元年戶部言成都漕司奏  
昨令輸官之引以十分爲率三分用民戶所有而七分  
赴官場買納由是人以七分爲疑請自今無計以三七



分之數並許通用願買納者聽民間舊以本錢未至引價大損故州官官錢亦減數收市今本錢已足請勿減數以祛民惑又請四十三界引俟界滿勿換給自四十四界爲改法之首而戶部詳度欲止行四十四界其四十五界勿印若通行及乏用聽於界內續增其新引給換之餘如舊鬻之或於給錢之所易錢儲以爲本移用者如擅支封椿錢法詔可靖康元年令川引並如舊卽成都府務納換以置務成都便利歲久至諸州則有料次交雜之弊故有是詔大凡舊歲造一界備本錢三十六萬緡新舊相因大觀中不蓄本錢而增造無藝至引

一緡當錢十數及張商英秉政奉詔復循舊法宣和中年商英錄奏當時所行以爲目舊法之用至今引價復平高宗紹興元年有司因婺州屯兵請椿辦合用錢而路不通舟錢重難致乃造關子付婺州召商人入中執關於權貨務請錢願得茶鹽香貨鈔引者聽於是州縣以關子充糴本未免抑配而權貨務又止以口輸三分之一償之人皆嗟怨六年詔置行在交子務臣僚言朝廷措置見錢關子有司寢失本意改爲交子官無本錢民何以信於是罷交子務令權貨務儲見錢印造關子二十九年印公據關子付三路總領所准西湖廣關子各



八十萬緡准東公據四十萬緡皆自十千至百千凡五等內關子作三年行使公據二年許錢銀中半入納三十年戶部侍郎錢端禮被旨造會子儲見錢於城內外流轉其合發官錢並許兌會子輸左藏庫明年詔會子務隸都茶場三十二年定偽造會子法犯人處斬賞錢千貫不願受者補進義校尉若徒中及庇匿者能告首免罪受賞願補官者聽當時會紙取於徽池續造於成都又造於臨安會子初行止於兩浙後通行於淮浙湖北京西除亭戶鹽本用錢其路不通舟處上供等錢許盡輸會子其沿流州軍錢會中半民間典賣田宅馬牛舟車等如之全用會子者聽孝宗隆興元年詔

會子以隆興尚書戶部官印會子之印爲文更造五百文會又造二百三百文會置江州會子務乾道二年以會子之弊出內庫及南庫銀一百萬收之二年以民間會子破損別造五百萬換給又詔損會貫百錢數可驗者並作上供錢入輸巨室以低價收者坐之四年以取到舊會毀抹付會子局重造三年立爲一界界以一千萬貫爲額隨界造新換舊以戶部尚書曾懷同共措置鑄提領措置會子庫印每道收靡費錢二十足零百半之凡舊會破損貫百字存印文可驗者卽與兌換五年令行在權貨務都茶場將請筭茶鹽香礬鈔引權許收



換第一界自後每界收換如之其州縣諸色綱錢以七分收錢三分收會九年定捕造偽會之賞淳熙元年詔左藏南上庫給會子二十五萬收買臨安平江紹興明秀州額外浮鹽其齎到鈔錢令權貨務月終輸封樁庫以備循環換易會子三年詔第三界四界各展限三年令都茶場會子庫以第四界續印會子二百萬貯南庫當時戶部歲入一千二百萬其半為會子而南庫以金銀換收者四百萬流行於界外者纔二百萬耳光宗紹熙元年詔第七第八界會子各展三年臣僚言會子界以三年為限今展至再則為九年何以示信於是詔造

第十界立定年限慶元元年詔會子界以三千萬為額

嘉定二年以三界會子數多稱提無策會十一界除已

收換尚有一千三百六十萬餘貫十二界十三界除燒

毀尚有一萬二百餘萬貫十二界四千七百餘萬貫十三界五千七百餘萬貫詔

封樁庫撥金一百五萬兩兩為錢四十貫度牒七千道每道為錢一千

貫官告陵紙乳香乳香每套一貫六百文湊成三千餘添貼臨安

府官局收易舊會品搭入輸十一界會子二分十二界會子各四分以

舊會之二易新會之一泉州守臣宋均南劍州守臣趙

崇亢陳宓皆以稱提失職責降有差紹定五年兩界會

子已及三億二千九百餘萬端平二年臣僚言兩界會



子遠者曾未數載近者甫及暮年非有破壞塗汙之弊  
今當以所收之會付封樁庫貯之脫有緩急或可濟事  
有旨從之淳熙二年宗正丞韓祥奏壞楮弊者只緣變  
更救楮弊者無如收減自去年至今楮價粗定不至折  
閱者不變更之力也今已罷諸造紙局及諸州科買楮  
皮更多方收減則楮價有可增之理上曰善三年臣僚  
言今官印之數雖損而偽造之券愈增且以十五十六  
界會子言之其所入之數宜減於所出之數今收換之  
際元額既溢舉者未已若非偽造其何能致多如是大  
抵前之二界盡用川紙物料既精工製不苟民欲爲偽  
尚或難之迨十七界之更印以雜用川杜之紙至十八  
界則全用杜紙矣紙既可以自造價且五倍於前故昔  
之爲偽者難今之爲偽者易人心循利甚於畏法況利  
可立致而刑未卽加者乎臣愚以爲抄撩之際增添紙  
料寬假工程務極精緻使人不能爲偽者上也禁捕之  
法厚爲之勸厲爲之防使人不敢爲偽者次也七年以  
十八界與十七界會子更不立限永遠行使十一年以  
會價增減課其官吏景定四年以收買逾限之田復日  
增印會子一十五萬貫咸淳四年以近頒見錢關子貫  
作七百七十文足十八界每道作二百五十七文足三



道準關子一貫同見錢轉使公私擅減者官以贓論吏則配籍五年復申嚴關子減落之禁七年以行在紙局所造關子紙不精命四川制使抄造輸送每歲以二千萬作四綱川引自張浚開宣府趙開爲總餉以供糴本以給軍需增印日多莫能禁止七年川陝副帥吳玠請置銀會於河池不許蓋前宋時蜀交出放兩界每界一百二十餘萬今三界通行爲三千七百八十餘萬至紹興末積至四千一百四十七萬餘貫所貯鐵錢僅及七十萬貫以鹽酒等陰爲稱提是以餉臣王之望亦謂添印錢引以救目前不得不爲朝廷遠慮詔添印三百萬之望止添印一百萬孝宗隆興二年餉臣趙沂添印二百萬淳熙五年以蜀引增至四千五百餘萬立額不令再增光宗紹熙二年詔川引展界行使寧宗嘉泰末兩界出放凡五千三百餘萬緡通三界出放益多矣開禧末餉臣陳咸以歲用不足嘗爲小會卒不能行嘉定初每緡止直鐵錢四百以下咸乃出金銀度牒一千三萬收回半界期以歲終不用然四川諸州去總所遠者千數百里期限已逼受給之際吏復爲姦於是商賈不行民皆嗟怨一引之直僅售百錢制司乃諭人除易一千三百萬引三界依舊通行又檄總所取金銀就成都



置場收兌民心稍定自後引直鐵錢五百有奇若關外用銅錢引直五百七十錢而已嘉定三年春制總司收換九十一界二千九百餘萬緡其千二百萬緡以茶馬司美餘錢及制司空名官告總所椿金銀度牒對鑿餘以九十三界錢引收兌又造九十四界錢引五百萬緡以收前宣撫程松所增之數凡民間輸者每引百貼八千其金銀品搭率用新引七分金銀三分其金銀品色官稱不無少虧每舊引百貼納二十引蓋自元年三年兩收舊引而引直遂復如故昔高宗因論四川交子最善沈該稱提之說謂官中常有錢百萬緡如交子價減官用錢買之方得無弊九年四川安撫制置大使司言川引每界舊例三年一易自開禧軍興以後用度不給展年收兌遂至兩界三界通使然卒以三年界滿方出令展界以致民聽惶惑今欲以十年爲一界著爲定令則民旅不復懷疑從之寶祐四年臺臣奏川引銀會之弊皆因自印自用有出無收今當拘其印造之權歸之朝廷倣十八界會之造四川會子視淳祐之令作七百七十陌於四川州縣公私行使兩料川引並毀見在銀會姑存舊引既清新會有限則楮價不損物價自平公私俱便矣有旨從之咸淳五年復以會板發下成都運



司掌之從制司抄紙發往運司印造畢功發回制司用  
總所印行使歲以五百萬爲額紹興末會子未有兩淮  
湖廣之分其後會子太多而本錢不足遂致有弊乾道  
二年詔別印二百三百五百一貫交子三百萬止行使  
於兩淮其舊會聽對易凡入輸買賣並以交子及錢中  
半如往來不使詔給交子會子各二十萬付鎮江建康  
府權貨務使淮人之過江江南人之渡淮者皆得對易  
循環以用然自紹興末年銅錢禁用於淮而易以鐵錢  
會子既用於淮而易以交子於是商賈不行淮民以困  
右司諫陳良祐言交子不便詔兩淮郡守漕臣調其利  
害皆謂所降交子數多而銅錢并會子不過江是致民  
旅未便於是詔銅錢并會子依舊過江行用民間交子  
許作見錢輸官凡官交盡數輸行在左藏庫三年詔造  
新交子一百三十萬付淮南漕司分給州軍對換行使  
不限以年其運司見儲交子先付南庫交收紹熙三年  
詔新造交子三百萬貫以二百萬付淮東一百萬付淮  
西每貫準鐵錢七百七十文足以三年爲界慶元四年  
詔兩淮第二界會子限滿明年六月更展一界嘉定十  
一年造兩淮交子二百萬增印三百萬十三年印二百  
萬增印一百五十萬十四年十五年皆及三百萬自是



其數日增價亦日損稱提無術但屢與展界而已初襄  
郢等處大軍支請以錢銀品搭孝宗隆興元年始措置  
於大軍庫儲見錢印造五百并一貫直便會子發赴軍  
前並當見錢流轉印造之權既專印造之數日益且總  
所所給止行於本路而荆南水陸要衝商賈必由之地  
流通不便乾道三年收其會子印板四年以淮西總所  
關子二十萬都茶場鈔引八十萬付湖北漕司收換輸  
左藏庫又命降銀錢收之五年詔戶部給行在所會子  
五十萬付荆南府兌換淳熙七年詔會子庫先造會子  
一百萬降付湖廣總所收換破會子十一年臣僚言湖北  
會子初於隆興初迄今二十二年不曾兌易稱提不行  
詔湖廣總領同帥漕議經久利便帥漕總領言乞印給  
一貫五百例湖比會子二百萬貫收換舊會庶幾流轉  
通快經久可行從之十三年詔湖廣會子仍以三年爲  
界紹熙元年詔湖廣總所將見行及椿貯新舊會取數  
倣行在例立界收換餉臣梁總奏自來不曾立界但破  
損者卽行換易除累易外尚有五百四十餘萬見在民  
間行用乞別樣制作兩界印造收換從之嘉定五年湖  
廣餉臣王金請以度牒茶引兌第五界舊會每度牒一  
道價千五百緡又貼搭茶引一千五百緡方許收買期



以一月然京湖二十一州止置三場不便制臣劉光祖  
乃會總所以第六界新會五萬緡令軍民以舊楮二而  
易其一繼又令軍民以一楮半而易其一又請于朝添  
給新楮十萬軍民賴之十四年造湖廣會子三十萬易  
破會十七年造湖廣第六界會子二百萬嘉熙二年撥  
第七界湖廣會九百萬付督視叅政行府寶祐二年撥  
第八界湖廣會三百萬貫付湖廣總所易兩界破會自  
後因仍行之

鹽之類有二引池而成者曰顯鹽周官所謂鹽鹽也鬻

海鬻井鬻鹽而成者曰末鹽周官所謂散鹽也宋自削  
平諸國天下鹽利皆歸縣官官鬻通商隴州郡所宜然

亦變革不常而尤重私販之禁引池爲鹽曰解州解縣  
安邑兩池懇地爲畦引池水沃之謂之種鹽水耗則鹽  
成籍民戶爲畦夫官廩給之復其家募巡邏之兵百人  
目爲護寶都歲二月一日懇畦四月始種八月乃止安  
邑池每歲歲種鹽千席解池減二十席以給本州及三  
京京東之濟兗曹濮軍鄆州廣濟軍京西之滑鄭陳穎  
汝許孟川陝西之河中府陝虢州慶成軍河東之晉絳  
慈隰州淮南之宿亳州河北之懷州及澶州諸縣之在  
河南者凡禁榷之地官立標識候望以曉民其通商之



地京西則蔡襄鄧隨唐金房均鄧州光化信陽軍陝西則京兆鳳翔府同華耀乾商涇源邠寧儀渭鄜坊丹延環慶秦隴鳳階成州保安鎮戎軍及澶州諸縣之在河北者顆末鹽皆以五斤爲斗顆鹽之直每斤自四十四至三十四錢有三等至道二年兩池得鹽三十七萬三千五百四十五席席一百一十六斤半三年鬻錢七十二萬八千餘貫咸平中度支使梁鼎言陝西沿邊解鹽請勿通商官自鬻之詔以鼎爲陝西制置使又以內殿崇班杜承霽同制置陝西書白鹽事承霽言鄜延環慶儀渭等州洎禁青鹽之後今商人入芻粟運解鹽於邊貨鬻其直與青鹽不至相懸是以民食賤鹽須至畏法而蕃部青鹽難售今聞運解鹽於邊欲於內地同價邊民必冒法圖利却入蕃界私販青鹽是助寇資而結民怨矣繼又有上疏言其不便者鼎請候至邊部幹運及乘傳至解池卽禁土商販旋運鹽赴邊公私大有煩費而邊民頓無入市物論紛擾於是命判鹽鐵勾院林特知永興軍張永詳議以爲公私非便請復舊商販詔切責鼎罷度支使大中祥符九年陝西轉運使張象中言兩池所貯鹽計直二千一百七十六萬一千八十貫慮尚有遺利望行條約真宗曰地利之阜此亦至矣過求



增羨慮有時而闕不許先是五代時鹽法太峻建隆二年始定官鹽闌入法禁地貿易至十斤鬻嫌鹽至三斤者乃坐死民所受蠶鹽以入城市三十斤以上者上請三年增闌入至三十斤鬻鹽至十五斤坐死蠶鹽入城市百斤以上奏裁自乾德四年後每詔優寬太平興國二年乃詔闌入至二百斤以上鬻嫌及主吏盜販至百斤以上蠶鹽入城市五百斤以上並黥面送闕下至淳化五年改前所犯者止配本州牢城代州寶興軍之民私市契丹骨堆渡及桃山鹽雍熙四年詔犯者自一斤論罪有差五十斤加徒流百斤以上部送闕下天聖以來兩池畦戶總三百八十以本州及旁州之民爲之戶歲出夫二人人給米日二升歲給戶錢四萬爲鹽歲百五十二萬六千四百二十九石石五十斤以席計爲六十五萬五千一百二十席席百一十六斤禁權之地皆官役鄉戶衙前及民夫謂之帖頭水陸漕運而通商州軍並邊秦延環慶涇原保安鎮戎德順又募人入中芻粟以鹽償之凡通商州軍在京西者爲南鹽在陝西者爲西鹽若禁鹽地則爲東鹽各有經界以防侵越天聖初計置司議茶鹽利害因言兩池舊募商人售南鹽者入錢京師權貨務乾興元年歲入纔二十三萬緡視天



禧三年數損十四萬請一切罷之專令入中並邊芻粟  
及爲之增約束申防禁以絕私販之弊久之復詔入錢  
京師從商人所便三京二十八州軍官自輦鹽百姓困  
於轉輸天聖八年上書者言縣官禁鹽得利微而爲害  
博兩池積鹽爲阜其上生木合抱數莫可較宜聽通商  
平估以售可以寬民方詔翰林學士盛度御史中丞王  
隨議更其制度因畫通商五利上之曰方禁商時代木  
造船輦運兵民不勝疲勞今去其弊一利也陸運旣差  
帖頭又役車戶貧人懼役連歲逋逃今悉罷之二利也  
船運有沉溺之患綱吏侵盜雜以泥沙硝石其味苦惡  
疾生重聽今皆得食直鹽三利也錢幣國之貨泉欲使  
通流富家多藏鏹不出民用益憾今歲得商人出緡錢  
六十餘萬助經費四利也歲減鹽官兵卒畦夫傭作之  
給五利也十月詔罷三京二十八州軍權法聽商人入  
錢若金銀京師權貨務受鹽兩池行之一年視天聖七  
年增緡錢十五萬其後歲課減耗命翰林學士宋庠等  
以天聖九年至寶元二年新法較之視乾興至天聖八  
年舊法歲課損二百三十六萬緡康定元年詔京師南  
京及京東州軍淮南宿亳州皆禁如舊未幾復弛京師  
權法并詔三司議通淮南鹽給京東等八州於是兗鄆



宿毫皆食淮南鹽矣自元昊反聚兵西鄙並邊入中芻粟者寡縣官急於兵食調發不足因聽入中芻粟予券趨京師權貨務受錢若金銀入中他貨予券償以池鹽繇是羽毛筋角膠漆鐵炭瓦木之類一切以鹽易之猾商貪吏表裏為姦至入椽木二估錢千給鹽一大席為鹽二百二十斤虛費池鹽不可勝計鹽直益賤販者不行公私無費慶曆二年復京師權法凡商人虛估受券及已受鹽未鬻者皆計直輸虧官錢內地州軍民間鹽悉收市入官官為置場增價出之復禁永興同華耀河中陝號解晉絳慶成十一州軍商鹽官自輦運以衙前主之又禁商鹽私入蜀置折博務於永興鳳翔聽人人錢若蜀貨易鹽趨蜀中以售久之東南鹽地悉復禁權兵民輦運不勝其苦州郡騷然所得鹽利不足以佐縣官之急並邊務誘人入中芻粟皆為虛估騰踴至數倍大耗京師錢幣帑藏益虛太常博士范祥關中人也熟其利害嘗謂兩池之利甚博而不能少助邊計者公私侵漁之害也儻一變法歲可省度支緡錢數十百萬乃畫策以獻是時韓琦為樞密副使與知制誥田況皆請用祥策四年詔祥馳傳與陝西都轉運使程戡議之而戡議與祥不合祥尋亦遭喪去八年祥復申其說乃以



爲陝西提點刑獄兼制置解鹽事使推行之其法舊禁鹽地一切通商聽鹽入蜀罷九州軍入中芻粟令入實錢償以鹽視入錢州軍遠近及所指東西南鹽第優其直東南鹽又聽入錢永興鳳翔河中歲課入錢總爲鹽三十七萬五千大席授以要券卽池驗券按數而出盡弛兵民輦運之役又以延慶環渭原保安鎮戎德順地近烏白池姦人私以青白鹽入塞侵利亂法乃募人入中池鹽予券優其估還以池鹽償之以所入鹽官自出鬻禁人私售峻青白鹽之禁並邊舊令入中鐵炭瓦木之類皆重爲法以絕之其先以虛估受券及已受鹽未

鬻者悉計直使輸虧官錢又令三京及河中河陽陝

號解晉絳濮慶成廣濟官仍鬻鹽須商賈流通乃止以所入緡錢市並邊九州軍芻粟悉買權貨務錢幣以實中都行之數年黠商貪賈無所僥倖關中之民得安其業公私便之皇祐元年侍御史知雜何郊復言改法非是明年遣三司戶部副使包拯馳視還言行之便第請商人入錢及延環等八州軍鬻鹽皆重損其直卽入鹽入州軍者增直以售三京及河中等處禁官鬻鹽而三司謂京師商賈罕至則鹽貴請得公私並買餘禁止皆聽之田況爲三司使請久任祥俾專其事擢祥權陝西轉



運使賜金紫服祥初言歲入緡錢可得二百三十萬皇  
祐初年入緡錢二百二十一萬四年二百一十五萬以  
四年數視慶曆六年增六十八萬視七年增二十萬又  
舊歲出權貨務緡錢慶曆二年六百四十七萬六年四  
百八十萬至是權貨務錢不復出其後歲入雖贏縮不  
常至五年猶及百七十八萬至和元年百六十九萬時  
祥已坐他罪貶命轉運使李恭代之三年遂以元年入  
錢爲歲課定率量入計出可助邊費十分之八久之並  
邊復聽入芻粟以當實錢而虛估之弊滋長券直亦從  
而賤歲損官課無慮百萬嘉祐三年三司使張方平及  
包拯請復用祥於是復以祥總鹽事祥請重禁入芻粟  
者其券在嘉祐三年已前每券別請輸錢一千然後予  
鹽又言商人持券若鹽鬻京師皆虧失本錢請置官京  
師蓄錢二十萬緡以待商人至者券若鹽估賤則官爲  
售之券紙六千鹽席十千毋輒增損所以平其市估使  
不得爲輕重詔以都鹽院監官兼領自是稍復舊未幾  
祥卒以轉運副使薛向繼之治平二年歲入百六十七  
萬初祥以法旣通商恐失州縣征筭乃計所歷所至合  
輸筭錢併率以爲入中之數自後州縣猶筭如舊嘉祐  
六年向悉罷之并奏減八州軍鬻鹽價兩池畦戶生厥役



解河中陝號慶成之民官司旁緣侵剝民以爲苦乃詔  
三歲一代嘗積逋課鹽至三百三十七萬餘席遂蠲其  
半中間以積鹽多特罷種鹽一歲或二歲三歲以寬其  
力後又減畦戶之半稍以傭夫代之五州之民始安青  
白鹽出烏白兩池西羌擅其利自李繼遷叛禁毋入塞  
未幾罷已而復禁乾興初嘗詔河東邊人犯青白鹽禁  
者如陝西法慶曆中元昊納款請歲入十萬石售縣官  
仁宗以其亂法不許自范祥議禁八州軍商鹽重青白  
鹽禁而官鹽估貴土人及蕃部販青白鹽者益衆往往  
犯法抵死而莫肯止至和中詔蕃部犯青白鹽抵死者  
止投海島羣黨爲民宰口者上請嘉祐赦書稍遷配從者  
於近地自是禁法稍寬熙寧初詔淮南轉運使張靖究  
陝西鹽馬得失靖指尙欺隱狀王安石右向靖竟得罪  
擢向爲江淮等路發運使諫官范純仁言賞罰失當因  
數向五罪向任如初乃請卽永興軍置賣鹽場又以邊  
費錢十萬緡儲永興軍爲鹽鈔本繼又增二十萬四年  
詔陝西行蜀交子法罷市鈔或論其不便復舊七年中  
書議陝西鹽鈔出多虛鈔而鹽益輕以鈔折兌糧草有  
虛擡逼糴之患請用交子法使其數與見錢相當可濟  
緩急詔以皮公弼熊本宋廸分領其事趙瞻制置又以



內藏錢二百萬緡假三司遣市易吏行四路請買鹽引仍令秦鳳永興鹽鈔歲以百八十萬爲額八年中書奏陝西鹽鈔利害及立法八事大抵謂買鈔本錢有限而出鈔過多買不盡則鈔賤而糴貴故出鈔不可無限然商人欲變易見錢而官不爲買卽爲兼并所抑則鈔價益賤而邊境有急鈔未免多出故當置場以市價平之今當定買兩路實賣鹽二百二十萬緡以當用鈔數立額永興路八十二萬五千秦鳳路一百三十八萬五千熙河路五十三萬七千永興軍遣官買鈔歲支轉運司錢十萬緡緡買西鹽鈔又用市易務除請法募人除鈔變易卽民間鈔多而滯則送解池毀之詔從其請然有司給鈔溢額猶視其故九年乃詔御史劾陝西官吏止三司額外出鈔十年三司言鹽法之弊由熙河鈔溢額故價賤而芻糧貴又東西南三路通商郡邑權賣官鹽故商旅不行今鹽法當改官賣當罷請先收舊鈔印識之舊鹽行加納之法官盡買舊鈔其已出鹽約期聽商人自言準新價增之印鹽席給符驗東南舊法鹽鈔席纔三千五百西鹽鈔席減一千官盡買先令解州場院驗商人鈔書之乃許賣已請鹽立限告賞聽商人自陳東南鹽席加錢二千五百西鹽席加三千爲易舊符立期



令賣罷兩處禁權官賣提舉司賣鹽並用新價錢承買  
舊鈔商人願對行筭請者聽官爲印識如法應通商地  
各舉官一員其鹽席限十日自言乃令加納錢爲印識  
給新引聽以舊鈔當加納錢皆行之而別定官賣鹽地  
市易司以買鹽亦加納錢舊制河南北曹濮以西秦鳳  
以東皆食解鹽自仁宗時解鹽通商官不復權熙寧中  
市易司始權開封曹濮等州八年大理寺丞張景溫提  
舉出賣解鹽於是開封府界陽武酸棗封丘考城東明  
白馬中牟陳留長垣胙城常城曹濮澶懷濟單解州河  
中府等州縣皆官自賣未幾復用商人議以唐鄆襄均  
房商蔡郢隨金晉絳號陳許汝潁隰州西京信陽軍通  
商畿縣及澶曹濮懷衛濟單解同華陝河中府南京河  
陽令提舉解鹽司運鹽貨鬻仍詔三司講求利害鹽價  
旣增民不肯買乃課民買官鹽隨貧富作業爲多少之  
差買賣私鹽聽人告重給賞以犯人家財給之買官鹽  
食不盡留經宿者同私鹽法於是民間強怨鹽鈔舊法  
每席六緡至是二緡有餘商不入粟邊備失備召陝西  
轉運使皮公弼入議公弼極言官賣不便沈括爲三司  
使不能奪王安石主景溫括希安石意言通商歲失官  
賣緡錢二十餘萬安石去位括在三司乃言官賣當罷



於是河陽同華解州河中陝府陳留雍丘襄邑中牟管  
城尉氏鄆陵扶溝太康咸平新鄭聽通商其入不及官  
賣者官復自賣澶濮濟單曹懷州南京陽武酸棗封丘  
考城東明白馬長垣胙城甯城九縣官賣如故詔商鹽  
入京悉賣之市易務每席母得減十民鹽皆買之市易  
務私與商人爲市許告沒其鹽皮公弼鹽法酌前後兩  
池所支鹽數歲以三百三十萬緡爲額又令京師置七  
場買東南鹽鈔市易務計爲錢五十九萬三千餘緡三  
司闕錢請頗還其鈔令賣之於西買者其三給錢其七  
準沿邊鹽價給新引庶得民間舊鈔而新引易於變易  
詔用其議公弼請復范祥舊法平市價詔假三司錢三  
十萬緡市鈔於京師先是解鹽分東西西鹽賣有分域  
又並邊州軍市芻糧給鈔過多故鈔及鹽甚賤官價自  
分爲二於是增西鹽價比東鹽以平鈔法歲約增十二  
萬緡母復分東西悉廢西鹽約束解池鹽鈔舊以二百  
二十萬緡爲額轉運使皮公弼請增十萬以助邊糴至  
是又爲二百四十二萬商人已請西鹽令加納錢使與  
新法價平元豐三年三司舉張景溫賣解鹽息羨進官  
賜帛明年權陝西轉運使李稷言自新法未行鈔之貴  
賤視有司出之多寡新法已後鈔有定數起熙寧十年



冬盡元豐二年通印給一百七十七萬餘席而鹽池所  
出纔一百一十七萬五千餘席餘鈔五十九萬有餘流  
布官司其勢不得不賤遂下三司住給五年戶部猶以  
鈔多難售歲給陝西軍儲鈔二百萬裁其半然鈔多卒  
不能平價元祐元年戶部及制置解鹽司議延慶渭原  
環鎮戎保安德順等八州軍皆官自鬻以萬五千五百  
席爲額聽商旅入納於八州軍折博務筭給交引如范  
祥舊法鹽價錢應償者以轉運司年額鹽鈔給之所鬻  
鹽錢以待轉運司糴買仍舉承務郎以上一員於在京  
置場以鹽鈔鬻見錢而輸之都鹽院庫遇給解鹽額鈔  
盡歸之本司毋再入給轉運司他司皆毋得取易雖有專  
旨聽執奏其已出鈔自本司拘之若民間鈔少或給本  
路緡錢卽上戶部議鬻其鈔詔皆從之旣而又以商人  
入納解鹽減年額買鹽費錢二萬七千餘緡增在京買  
鈔之本入中解鹽並效熙河鈔而價隨事增損以折澶  
懷滑州陽武鹽價定爲錢八千二百時陝西民多以朴  
硝私煉成顆謂之倒硝頗與解鹽相亂紹聖三年制置  
使孫路以聞詔犯者減私鹽法一等坐之初神宗時官  
賣解鹽京西則通商有沈希顏者爲轉運使更爲權法  
請假常平錢二十萬緡自買解鹽賣之本路民已買解



鹽盡買入官掎克牟利商旅苦之哲宗卽位殿中侍御史黃降劾希顏罪元祐元年京西始復舊制通商然猶官賣元符元年乃罷之永興軍渭州河北高陽櫟陽涇等縣如同華等六州軍官仍自賣鹽而禁官司於折博務買解鹽取易規利俄以水壞解池聽河中府解州小池鹽同華等州私土鹽階州石鹽通遠軍岷州官井鹽鬻於本路而京東河北鹽亦通行焉三年詔陝西轉運副使兼制置解鹽使馬城提舉措置催促陝西河東木柅薛嗣昌提舉開修解州鹽池崇寧元年解州賈瓦南北圓池修沼畦眼拍摩布種通得鹽百七十八萬二千七百餘斤初解梁東有大鹽澤綿亘百餘里歲得億萬計自元符初霖潦池壞至是乃議修復四年池成凡開二千四百餘畦百官皆賀內侍王仲千者董其役以課額敷溢爲功然議者謂解池灌水盈尺暴以烈日鼓以南風須臾成鹽其利固博苟欲溢額不俟風日之便厚灌以水積水而成味苦不適口崇寧初言事者以鈔法屢變民聽疑惑公家失輕重之權商旅困往來之費乞復范祥舊法謹守而力行之無庸輕改雖可其請未幾蔡京建言河北京東末鹽客運至京及京西袋輸官錢六千而鹽本不及一千施行未久收息及二百萬緡如



通至陝西其利必倍議遣韓敦立等分路提舉及鹽池已復京仍欲舊解鹽地客筭東北未鹽令權貨務人納見緡無窮以收七功乃令解鹽新鈔止行陝西五年詔鈔法用之民信已久飛錢裕國其利甚大比考前後法度頗究利害其別爲號驗給解鹽換請新鈔先以五百萬緡赴陝西河東止給糴買聽商旅赴權貨務換請東南鹽鈔貼輸見緡四分者在舊三分之上五分者在四分之上且帶行舊鈔輸四分者帶五分輸五分者帶六分若不願貼輸錢者依舊鈔價減二分先是患豪商擅利源輕重之柄率減鈔直使並邊糴價增高乃裁限之崇寧四年以鈔價雖裁其入中州郡復增糴價客持鈔筭請坐牟大利乃詔陝西舊鈔易東南未鹽每百緡用見錢三分舊鈔七分後又詔減落鈔價踰五十者論以法及大觀四年張商英爲相議復通行解鹽如舊法而東北鹽毋得與解鹽地相亂繼而有司議解池已復依舊法印鈔請商旅已買東北鹽隨處官司期三日盡籍輸官償其價隱匿者如私鹽法解鹽未到官鬻所得東北鹽解鹽到卽止已請鈔已支者悉毀已支未請者聽別議在京仍通行其經由州縣鄭州中牟開封府祥符陽武縣境內亦許通放而王仲千所請通入京西北路



陳穎蔡州信陽軍權止之商旅已筭請東北鹽元指定  
東京未至者止今所至州軍批引其已入京未貨者都  
鹽院全袋拘買鬻之許坐賈請買碎賣政和元年詔陝  
西鈔依鈔面實價輒增減者以違制論未幾復以陝西  
通行鹽鈔舊雖約以銅錢六千爲鈔面然鈔貴則入粟  
增多鈔平則入穀減少若限以六千陝西准行鈔錢是  
鹽鈔一席得六千鐵錢斛斗矣深損公家其隨時增減  
聽之二年蔡京復用事法仍變改鈔不可用者悉同敗  
楮六年兩池漫生鹽募人倍力採取且議加賞繼生紅  
鹽百官皆賀制置解鹽使李百祿等第賞有左七年議  
復行解鹽時童貫宣撫關河實主之詔解鹽地見行東  
北鹽復盡收入官官給其直在京於平貨在外於市易  
務椿管如解鹽法鬻之不自陳如私鹽法重和元年詔  
復行解鹽舊法踰年榷貨歲虧數百萬貫又鈔價減落  
糴買不行三省趣講畫以聞貫遂請罷領解鹽俄而三  
省條奏舊東北鹽地客販解鹽立限盡鬻限竟鬻未盡  
者運往解鹽地踰者論如私鹽法京畿京西復置官提  
舉初崇寧中以鹽各利一方故解鹽止行本路東南鬻  
海利博行於數路旣復行解鹽商旅苦於折閱卽改如  
舊慮商旅疑惑遂詔輸諸路鈔法更不改易扇搥者論



如法仍倍之靖康元年解鹽鈔入納筭請並參照熙寧元豐以前舊法又增改解鹽及東北鹽地卽商旅不願鹽則用鈔面請錢如舊法繼定每席鈔爲八貫者盡收入鈔面其入納糧草者許直赴池請鹽省復入京批鈔之擾鬻海爲鹽曰京東河北兩浙淮南福建廣南凡六路其鬻鹽之地曰亭場民曰亭戶或謂之竈戶戶有鹽丁歲課入官受錢或折租賦皆無常數兩浙又役軍士定課鬻爲諸路鹽場廢置皆視其利之厚薄價之贏縮亦未嘗有一定之制未鹽之直斤至自四十七至八錢有二十一等至道三年鬻錢總一百六十三萬三千餘

貫其在京東曰密州濤洛場一歲鬻三萬二千餘石以給本州及沂濰州唯登萊州則通商後增登州四場舊南京及曹濮濟兗單鄆廣濟七州軍食池鹽餘皆食二州鹽官自鬻之慶曆元年冬以淄濰青齊沂密徐淮陽八州軍仍歲凶菑乃詔弛禁聽人貿易官收其筭而罷密登歲課第令戶輸租錢其後兗鄆皆以壤地相接罷食池鹽得通海鹽收筭如淄濰等州自是諸州官不貯鹽而百姓蠶鹽歲皆罷給然使輸錢如故至和中始詔百姓輸錢以十分爲率聽減三分元豐三年京東轉運副使李察言南京濟濮曹單行解鹽餘十有二州行海



鹽請用今稅法置買賣鹽場其法盡竈戶所鬻鹽而官自賣重禁私爲市者歲收錢二十七萬三千餘緡而息幾半之吳居厚爲轉運判官承察後治鹽法利入益多六年較本路及河北買賣鹽場自改法抵今一年有半得息錢三十六萬緡察居厚皆進官加賜居厚三品服詔運賣鹽錢儲之北京令河北都轉運使蹇周輔判官李南公受法于居厚行之河北其在河北曰濱州場一歲鬻二萬一千餘石以給本州及棣州雜支并京東之青淄齊州若大名真定府貝冀相衛邢洺深趙滄磁德博實棣所定保瀛莫雄霸州德河通利永靜乾寧定遠保定廣信永定安肅軍則通商後濱州分四務又增滄州三務歲課九千一百四十五石以給一路而京東之淄青齊旣通商乃不復給自開寶以來河北鹽聽人貿易官收其筭歲額爲錢十五萬緡上封者嘗請禁權以收遺利余靖時爲諫官亟言前歲軍興河北點義勇強壯及諸科率數年之間未得休息臣嘗痛燕薊之地陷入契丹幾百年而民忘南顧心者大率契丹之法簡易鹽麩俱賤科役不煩故也昔太祖推恩河朔故許通商今若權之價必騰踊民苟懷怨悔將何及河朔土多鹽鹵小民稅地不生五穀惟刮鹽煎鹽以納二稅禁之



必至逃亡鹽價若高犯法亦衆邊民怨望非國之福乞  
且仍舊通商其議遂寢慶曆六年三司使王拱辰復建  
議悉權二州鹽入官以專其利都轉運使魚周詢以爲  
不可且言商人取鹽與所過州縣吏交通爲弊所筭十  
無二三請敷州縣以十分筭之聽商人至所鬻州軍併  
輸筭錢歲可得緡錢之十餘萬三司奏用其策仁宗曰  
使人頓食貴鹽豈朕意哉於是三司更立權法而未下  
張方平見上問曰河北再權鹽何也上曰始議立法非  
再權方平曰周世宗權河北鹽犯輒處死世宗北伐父  
老遮道泣訴願以鹽課均之兩稅而弛其禁許之今兩  
稅鹽錢是也豈非再權乎且今未權而契丹盜販不已  
若權則鹽貴契丹之鹽益售是爲我歛怨而使契丹獲  
福也契丹鹽入益多非用兵莫能禁邊隙一開所得鹽  
利能補用兵之費乎上大悟曰其語宰相立罷之方平  
曰法雖未下民已戶知之當直以手詔罷不可自下出  
也上喜命方平密撰手詔下之河朔父老相率拜迎於  
澶州爲佛老會七日以報上恩且刻詔北京後父老過  
其下必稽首流涕久之緡錢所入益耗皇祐中視舊額  
幾亡其半陝州錄事參軍王伯瑜監滄州鹽山務獻議  
商人受鹽滄濱二州以囊貯之囊毋過三石三斗斗爲



鹽六斤除三斗為耗勿筭餘筭其半予券為驗州縣驗券縱之聽至所鬻州軍併輸筭錢即所貯過數予及受者皆罰商人私挾他鹽并沒其貲時知滄州田京與伯瑜合議上聞詔試行之踰年歲課增三萬餘緡遂以為定制熙寧八年三司使章惇又請權河北鹽詔提舉河北京東鹽稅周革入議將施行焉文彥博論其不便乃詔仍舊

宋史卷一百八十一終

宋史卷一百八十二

食貨志第一百三十五

開府儀同三司左國錄軍國重事前書右丞相監修國史碩經筵事都總裁脫脫等修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承德郎右春坊右中允管國子監司業事臣黃汝良等奉

勅重校刊

食貨下四

鹽中

元豐七年知滄州趙瞻請自大名府澶恩信安雄霸瀛莫冀等州盡權賣以增其利纔半歲獲息錢十有六萬七千緡哲宗即位監察御史王巖叟言河北二年以來新行鹽法所在價增一倍既奪商賈之利又增居民之



價以爲息聞貧家至以鹽比藥伏惟河朔天下根本祖宗推此爲惠願陛下不以損民爲利而以益民爲利復鹽法如故以爲河北數百萬生靈無窮之賜會河北轉運使范子奇奏鹽稅欲收以十分遣范鑄商度嚴叟復言臣在河北亦知商賈有自請於官乞罷權買願輸倍稅主計者但知於商賈倍得稅緡以爲利不知商賈將於民間復增賣價以爲害也慶曆六年旣不行三司權買之法又不從轉運司增稅之請仁宗直謂朕慮河北軍民驟食貴鹽可令依舊是時計歲增幾六十萬緡仁宗豈不知爲公家之利意謂藏之官不若藏之民今陛下卽位之始宜法仁宗之意不宜以小利失人心也明年遂罷河北權法仍舊通商六年提舉河北鹽稅司請令商賈販鹽於場務輸稅以及等戶保任給小引量道里爲限卽非官監鎮店聽以便鬻之鹽稅舊額五分者增爲七分則鹽稅蓋已行焉紹聖中河北官復賣鹽繼詔如京東法元符三年崇儀使林豫言河北權鹽未必敷前日稅額且契丹鹽益售慮啓邊隙明年給事中上官均亦以爲言皆不果行宣和元年京畿四輔及滑州河陽所產鹽地悉墾爲田革盜刮煎鹽之弊知河陽王序以勸誘推賞三年大改鹽法舊稅鹽並易爲鈔鹽凡



未賣稅鹽鈔引及已請筭或到倉已投暨未投者並赴  
權貨務改給新法鈔引許通販已請舊法稅鹽貨賣者  
自陳更買新鈔帶賣已請鈔引毋得帶支初茶鹽用換  
鈔對帶之法民旅皆病然河北猶未及也至是併河北  
京東行之其在兩浙曰杭州場歲鬻七萬七千餘石明  
州昌國東西兩監二十萬一千餘石秀州場二十萬八  
千餘石温州天富南北監密鸚永嘉二場七萬四千餘  
石台州黃巖監一萬五千餘石以給本州及越處衢婺  
州天聖中杭秀溫台明各監一温州又領場三而一路  
歲課視舊減六萬八千石以給本路及江東之歙州慶  
曆初制置司言比年河流淺涸漕運艱阻靡費益甚請  
量增江淮兩浙荆湖六路糶鹽錢下三司議三司奏荆  
湖已嘗增錢餘四路三十八州軍請斤增二錢或四錢  
詔俟河流通運復故旣而江州置轉運般倉益置漕船  
及傭客舟以運制置司因請六路五十一州軍斤增五  
錢民苦官鹽估高無以爲食諸路皆言其不便久之韓  
絳安撫江南還亦極言之其後兩浙轉運使沈立李肅  
之奏本路鹽課緡錢歲七十九萬嘉祐三年纔及五十  
三萬而一歲之內私販坐罪者三千九十九人弊在於  
官鹽估高故私販不止而官課益虧請裁官估罷鹽綱



令鋪戶衙前自趨山場取鹽如此則鹽善而估平人不肯冒禁私售官課必溢發運司難之立肅之固請試用其法二三年可見利害詔可立嘗論東鹽利害條亭戶倉場漕運之弊謂愛恤亭戶使不至困窮休息漕卒使有以爲生防制倉場使不爲培克率斂絕私販減官估果能行此五者歲可增緡錢一二百萬集鹽策二十卷以進其言亭戶困乏尤甚然自皇祐以來屢下詔書輒及之命給亭戶官本皆以實錢其售額外鹽者給粟帛衣糧亭戶逋歲課久不能輸者悉蠲之所以存恤之甚厚而有司罕有承順焉熙寧以來杭秀溫台明五州

共領監六場十有四然鹽價苦高私販者衆轉爲盜賊課額大失二年有萬奇者獻言欲撲兩浙鹽而與民乃遣奇從發運使薛向詢度利害神宗以問王安石對曰趙抃言衢州撲鹽所收課敵兩浙路抃但見衢湖可撲不知衢鹽侵饒信湖鹽侵廣德昇州故課可增如蘇常則難比衢湖今宜制置煎鹽亭戶及差鹽地令督捕私販般運以時嚴察抃和則鹽法自舉毋事改制五年以盧秉權發遣兩浙提點刑獄仍專提舉鹽事秉前與著作佐郎曾默行淮南兩浙詢究利害異時竈戶鬻鹽與官爲市鹽場不時償其直竈戶益困秉先請儲發運



司錢及雜錢百萬緡以待償而諸場皆定分數錢塘縣  
楊村場上接睦歙等州與越州錢清場等水勢稍淺以  
六分爲額楊村下接仁和之湯村爲七分鹽官場爲八  
分並海而東爲越州餘姚縣石堰場明州慈溪縣鳴鶴  
場皆九分至岱山昌國又東南爲溫州雙穗南天富北  
天富場爲十分蓋其分數約得鹽多寡而爲之節自岱  
山以及二天富煉以海水所得爲最多由鳴鶴西南及  
湯村則刮鹹林鹵十得六七鹽官湯村用鐵盤故鹽色  
青白楊村及錢清場織竹爲盤塗以石灰故色少黃石  
堰以東近海水鹹故雖用竹盤而鹽色尤白秉因定伏  
火盤數以絕私鬻自三竈至十竈爲一甲而鬻鹽地什  
伍其民以相譏察及募酒坊戶願占課額取鹽於官賣  
之月以錢輸官毋得越所酤地而又嚴捕盜販者罪不  
至配雖杖者皆同妻子遷五百里仍益開封府界京東  
兵各五百人防捕時惟杭越湖三州格新法不行發運  
司劾奏虧課皆獄治王安石爲神宗言捕鹽法急可以  
止刑久之乃詔兩浙提舉鹽事司諸州虧課者未得遽  
劾以增虧及違法輕重分三等以聞七年以盧秉鹽課  
雖增刑獄寔繁慮無辜卽罪者衆徒其職淮南以江東  
漕臣張覲代之且體量其事覲言秉在事越州監催鹽



償至有母殺子者詔劾其罪然竟免仍以增課擢太常  
博士升一資歲餘三司言兩浙漕司寬弛鹽息大虧命  
著作佐郎翁仲通更議措置元祐初言者論秉推行浙  
西鹽法務誅剝以增課所配流者至一萬二千餘人秉  
坐降職兩浙鹽亭戶計丁輸鹽逋負滋廣二年詔蠲之  
後更積負無以償元符初察訪使以狀聞有司乃以朝  
旨不行右正言鄒浩嘗極疏其害明州鳴鶴場鹽課弗  
登檢隸越州宣和元州樓昇爲明州請仍舊且於接近  
台州給舊鹽五七萬囊詔曰明州鹽場三昨以施置不  
善以鳴鶴一場隸越客始輻奏猶有二場積鹽以百萬  
計未見功緒此而不圖東欲取於越西欲取於台改令  
害法動搖衆情令狀析以聞其在淮南曰楚州鹽城監  
歲鬻四十一萬七千餘石通州豐利鹽四十八萬九千  
餘石泰州海陵監如臯倉小海場六十五萬六千餘石  
各給本州及淮南之廬和舒蘄黃州無爲軍江南之江  
寧府宣洪袁吉筠江池太平饒信歙撫州廣德臨江軍  
兩浙之常潤湖睦州荆湖之江陵府安復潭鼎岳鄂衡  
永州漢陽軍海州板浦惠澤洛要三場歲鬻四十七萬  
七千餘石漣水軍海口場十一萬五千餘石各給本州  
軍及京東之徐州淮南之光泗濠壽州兩浙之杭蘇湖



常潤州江陰軍天聖中通楚州場各七泰州場八海州  
場二漣水軍場一歲鬻視舊減六十九萬七千五百四  
十餘石以給本路及江南東西荆湖南北四路舊并給  
兩浙路天聖七年始罷凡鹽之入置倉以受之通楚州  
各一泰州三以受三州鹽又置轉般倉二一於真州以  
受通泰楚五倉鹽一於漣水軍以受海州漣水鹽江南  
荆湖歲漕米至淮南受鹽以歸東南鹽利視天下爲最  
厚鹽之入官淮南福建兩浙之溫台明斤爲錢四杭秀  
爲錢六廣南爲錢五其出視去鹽道里遠近而上下其  
估利有至十倍者咸平四年祕書丞盧史館孫冕請令  
江南荆湖通商賣鹽緣邊折中糧草在京入納金銀錢  
帛則公私皆便爲利寔多設慮淮南因江南荆湖通商  
或至年額稍虧則國家折中糧草足贍邊兵中納金銀  
實之官庫且免和顧車乘差擾民戶冒寒涉遠借如荆  
湖運錢萬貫淮南運米千石以地里脚力送至窮邊則  
官費民勞何啻數倍詔吏部侍郎陳恕等議恕等謂江  
湖官賣鹽蓋近鬻海之地欲息犯禁之人今若通商住  
賣官鹽立之一年課額冕議遂寢至天禧初始募人入  
緡錢粟帛京師及淮浙江南荆湖州軍易鹽乾興元年  
入錢貨京師總爲緡錢一百十四萬會通泰鬻鹽歲損



所在貯積無幾因罷入粟帛第令人錢久之積鹽復多  
明道二年參知政事王隨建言淮南鹽初甚善自通泰  
楚運至真州自真州運至江浙荆湖綱吏舟卒侵盜販  
鬻從而雜以沙土涉道愈遠雜惡殆不可食吏卒坐鞭  
笞徒配相繼而莫能止比歲運河淺涸漕輓不行遠州  
村民頓乏鹽食而淮南所積一千五百萬石至無屋以  
貯則露積苫覆歲以損耗又亭戶輸鹽應得本錢或無  
以給故亭戶貧困往往起爲盜賊其害如此願權聽通  
商三五年使商人入錢京師又置折博務於揚州使輸  
錢及粟帛計直予鹽鹽一石約售錢二千則一千五百  
萬石可得緡錢三十萬以資國用一利也江湖遠近皆  
食白鹽二利也歲罷漕運糜費風水覆溺舟人不陷刑  
辟三利也昔時漕鹽舟可移以漕米四利也商人入錢  
可取以償亭戶五利也時范仲淹安撫江淮亦以疏通  
鹽利爲言卽詔知制誥丁度等與三司使江淮制置使  
同議皆謂聽通商恐私販肆行侵蠹縣官請敕制置司  
益漕船運至諸路使皆有二三年之蓄復天禧元年制  
聽商人入錢粟京師及淮浙江南荆湖州運易鹽在通楚  
秦海真揚漣水高郵貿易者毋得出城餘州聽詣縣鎮  
毋至鄉村其入錢京師者增鹽予之并勅轉運司經畫



本錢以償亭戶詔皆施行景祐二年諸路博易無利遂罷而入錢京師如故康定元年詔商人入芻粟陝西並邊願受東南鹽者加數與之會河北穀賤三司因請內地諸州行三說法亦以鹽代京師所給緡錢糴二十萬石止慶曆二年又詔入中陝東河東者持券至京師償以錢及金帛各半之不願受金帛者予茶鹽香藥惟其所欲而東南鹽利厚商旅皆願得鹽八年河北行四說法鹽居其一而並邊芻粟皆有虛估騰踊至數倍券至京師反爲蓄賈所抑鹽百八斤舊售錢十萬至是六萬商人以賤估售券取鹽不復入錢京師帑藏益乏皇祐二年復入錢京師法視舊錢數稍增予鹽而並邊入中先得券受鹽者河東陝西入芻粟直錢十萬止給鹽直七萬河北又損爲六萬五千且令入錢十萬於京師廼聽兼給謂之對貼自是入錢京師稍復故初天聖九年三司請權貨務入錢售東南鹽以百八十萬三千緡爲額後增至四百萬緡嘉祐中諸路漕運不足權貨務課益不登於是卽發運司置官專領運鹽公事治平中京師入緡錢二百二十七萬而淮南兩浙福建江南荆湖廣南六路歲售緡錢皇祐中二百七十三萬治平中三百二十九萬江湖運鹽旣雜惡官估復高故百姓利食



私鹽而並海民以魚鹽爲業用工省而得剝厚繇是不逞無賴盜販者衆捕之急則起爲盜賊江淮間雖衣冠士人徇於厚利或以販鹽爲事江西則虔州地連廣南而福建之汀州亦與虔接虔鹽弗善汀故不產鹽二州民多盜販廣南鹽以射利每歲秋冬田事纔畢恒數十百爲羣持甲兵旗鼓往來虔汀漳潮循梅惠廣八州之地所至劫人穀帛掠人婦女與巡捕吏卒鬪格至殺傷吏卒則起爲盜依阻險要捕不能得或赦其罪招之歲月浸淫滋多而州官糶鹽歲纔及百萬斤慶曆中廣東轉運使李敷王繇請運廣州鹽於南雄州以給虔吉未報卽運四百餘萬斤於南雄而江西轉運司不以爲便不往取後三司戶部判官周湛等八人復請運廣鹽入虔州江西亦請自具本錢取之詔尚書屯田員外郎施元長等會議皆請如湛等議而發運使許元以爲不可遂止嘉祐以來或請商販廣南鹽入虔汀所過州縣收筭或請放虔汀漳循梅潮惠七州鹽通商或謂第歲運淮南鹽七百萬斤至虔二百萬斤至汀民間足鹽寇盜自息或請官自置鋪役兵卒運廣南福建鹽至虔汀州論者不一先嘗遣職方員外郎黃炳乘傳會所屬監司及知州通判議謂虔州食淮南鹽已久不可改第損近



歲所增官估斤爲錢四十以十縣五等戶夏秋稅率百錢令糴鹽二斤隨夏稅入錢償官繼命提點鑄錢沈扶覆視可否扶等請選江西漕船團爲十綱以三班使臣部之直取通秦楚都倉鹽詔用炳等策然歲增糴六十餘萬斤江西提點刑獄蔡挺制置鹽事乃令民首納私藏兵械給巡捕吏卒而販黃魚籠挾鹽不及二十斤徒不及五人不以甲兵自隨者止輸筭勿捕淮南旣團新綱漕鹽挺增爲十二綱綱二十五艘鑲楸至州廼發輸官有餘以畀漕舟吏卒官復以半價取之繇是減侵盜之弊鹽遂差善又損糴價歲課視舊增至二百餘萬斤

乃罷炳等議所率糴鹽錢異時汀州人欲販鹽輒先伐鼓山谷中召願從者與期日率常得數十百人已上與俱行至是州縣督責耆保有伐鼓者輒捕送盜販者稍稍畏縮朝廷以挺爲能留之江西積數年乃徙久之江西鹽皆團綱運致如虔州焉初荆湖亦病鹽惡且歲漕常不足治平二年纔及二十五萬餘石三年撥淮西二十四綱及傭客舟載鹽以往是歲運及四十萬石四年至五十三萬餘石慶曆初判戶部勾院王琪言天禧初嘗以荆湖鹽估高詔斤減三錢或二錢自後利入寢損請復舊估可歲增緡錢四萬許之治平中淮南轉運使



李復圭張芻蘇頌三司度支判官韓縝相繼請減淮南鹽價然卒不果行熙寧初江西鹽課不登三年提點刑獄張頴言虔州官鹽鹵濕雜惡輕不及斤而價至四十七錢嶺南盜販入虔以斤半當一斤純白不雜賣錢二十以故虔人盡食嶺南鹽乃議稍減虔鹽價更擇壯舟團爲十綱以使臣部押後蔡挺以贛江道險議令鹽船三歲一易仍以鹽純雜增虧爲綱官舟人殿最鹽課遂敷盜販衰止自挺去法十廢五六請復之便詔從之仍定歲運淮鹽十二綱至虔州及章惇察訪湖南符本路提點刑獄朱勗平措置稅販運廣鹽添額出賣然未及行元豐三年惇旣參政有郊置者邪險銳進素爲惇所喜迎合惇意推倣湖南之法乞運廣鹽於江西卽遣蹇周輔往江西相度周輔承望惇意奏言虔州運路險遠淮鹽至者不能多人苦淡食廣東鹽不得輒通盜販公行淮鹽官以九錢致一斤若運廣鹽盡會其費減淮鹽一錢而其鹽更善運路無阻請罷運淮鹽通般廣鹽一千萬斤於江西虔州南安軍復均淮鹽六百一十六萬斤於洪吉筠袁撫臨江建昌興國軍以補舊額詔周輔立法以聞周輔具鹽法并總目條上大率峻剝於民民被其害舊江西鹽場許民買撲周輔悉籍於官賣之遂以



周輔遙領提舉江西廣東鹽事卽司農寺置局四年周輔改漕河北明年提舉常平劉誼言道途洶洶以賣鹽爲患詔江東提點刑獄范岫體量未報誼坐言役法等事罷及岫奏至但以州縣違法塞詔竟無更張未幾周輔奏虔州南安軍推行鹽法方半年已收息十四萬緡自以爲功詔命發運副使李琮體訪利害琮知周輔方被獎用止謂鹽法宜變通而已不敢斥言其害六年周輔爲戶部侍郎復奏湖南郴州道州隣接韶連可以通運廣鹽數百萬却均舊賣准鹽於潭衡永全邵等州並准江西廣東見法仍舉郴州宜勸議郴州全道三州亦賣廣鹽詔委提舉常平張士澄轉運判官陳偲措置明年士澄等具條約來上詔施行之額利增加一方騷然于時淮西亦推行周輔鹽法發運使蔣之奇奏立知州通判鹽事官賞罰下戶部著爲令紹聖三年發運司言淮南亭戶貧瘠官賦本錢六十四萬緡皆倚辦諸路以故不時至民無所得錢必舉倍稱之息欲以糴本錢十萬緡給之不足畀以憑由卽欲質於官與憑之七而蠲其息鹽本集復給其三分憑由毀棄崇寧元年蔡京議更鹽法乃言東南鹽本或闕滯於客販請增給度牒及給封樁坊場錢通三十萬緡并列七條一許客用私船運致仍



嚴立輒踰疆至夾帶私鹽之禁一鹽場官吏槩量不平或支鹽失倫次者論以徒三鹽商所錄官司場務堰牒津渡等輒加苛留者如上法四禁命吏廩家貢士胥吏爲賈區請鹽五議貸亭戶六鹽價大低者議增之七令措置官博盡利害以聞明年詔鹽舟力勝錢勿輸用絕阻遏且許舟行越次取疾官綱等舟輒攔阻者坐之遂變鈔法置買鈔所於權貨務凡以鈔至者並以末鹽乳香茶鈔并東北一分及官告度牒雜物等換給末鹽鈔換易五分餘以雜物而舊鈔止許易末鹽官告仍以十分率之止總算三分其七分兼新鈔定民間買鈔之價以抑豪強以平邊糴在河北買者率百緡母得下五千東南末鹽鈔母得下十千陝西鹽鈔母得下五千五百私減者坐徒徙之罪官吏留難文鈔展限等條皆徭四年又以筭請鹽價輕重不等載定六路鹽價舊價二十錢以上皆遞增以十錢四十五者如舊筭請東南末鹽願折以金銀物帛者聽其便而亭戶貨錢舊輸息二分者蠲之五年詔筭請不貼納見錢以十分率之母過二分大觀元年乃令筭請東南末鹽貼輸八帶舊鈔如見條外更許帶日前貼輸三分鹽鈔輸四分者帶二分五分者帶三分後又貼輸四分者帶三分五分者帶四分而



東南鹽並收見緡換請新鈔者如四分五分法貼輸其  
換請新鈔及見錢筭東南末鹽如不帶六等舊鈔者聽  
先給如止帶五等舊鈔其給鹽之敘在崇寧四年十月  
前所帶不貼輸舊鈔之上六等者謂貼三貼四貼五當  
十鈔并河北公據免貼納錢是也時鈔法紛易公私交  
弊四年侍御史毛注言崇寧以來鹽法頓易元豐舊制  
不許諸路以官船迴載爲轉運司之利許人任使用鈔  
請鹽般載於所指州縣販易而出賣州縣用爲課額提  
舉鹽事司苛責郡縣以賣鹽多寡爲官吏殿最一有循  
職養民不忍侵克則指爲沮法必重奏劾遣融州縣號  
不望風畏威競爲刻虐由是東南諸州每縣三等已上  
戶俱以物產高下勒認鹽數之多寡上戶歲限有至千  
緡第三等末戶不下三五十貫籍爲定數使依數販易  
以足歲額稍或愆期鞭撻隨之一縣歲額有三五萬緡  
今用爲常額寔爲害之大者又言朝廷自昔謹三路之  
備糧儲豐溢其術非他惟鈔法流通上下交信東南末  
鹽錢爲河北之備東北鹽爲河東之備解地鹽爲陝西  
之備其錢並積於京師隨所積多寡給鈔於三路如河  
北糧草鈔至京並支見錢號飛鈔法河東三路至京半  
支見錢半支銀細絹陝西解鹽鈔則支請解鹽或有泛



給鈔亦以京師錢支給爲錢積於京師鈔行於三路至則給錢不復滯留當時商旅皆悅爭運糧草入於邊郡商賈既通物價亦平官司上下無有二價斗米止百餘錢束草不過三十邊境倉廩所在盈滿自崇寧來鈔法屢更人不敢信京師無見錢之積而給鈔數倍於昔年鈔至京師無錢可給遂至鈔直十不得一邊郡無人入中糴買不敷乃以銀絹見錢品搭文鈔爲糴買之直民間中糴不復會筭鈔直惟計銀絹見錢須至高糧糧草之價以就虛數致使官價幾倍於民間斗米有至四百

束草不下百三十餘錢軍儲不得不闕財用不得不匱

如解鹽鈔每紙六千今可直三千商旅凡入東南未鹽

鈔乃以見錢四方鹽引六分權貨務惟得七十千之入而東南支鹽官直百千則鹽本已暗有所損矣臣謂鈔法不循復熙豐則物價無由可平邊儲無由可積方今大計無急於此薛向昔講究於嘉祐中行之未幾穀價遽損邊備有餘逮及熙豐其法始備比年權貨務不顧鈔法屢變有誤邊計惟糞貼納見錢專買東南鹽鈔圖增錢數以僥冒榮賞前鈔方行而後鈔又復變易特令先次支鹽則前鈔遂爲廢紙罔人攘利商旅怨嗟臣願明詔執政大臣精擇能吏推明鈔法無以見行爲有妨



無以既往爲不可復如薛向之法已效於昔者可舉而行之今之練政事通鈔法不患無人在京三庫之積皆四方郡縣所入不患無備如以三四百萬緡椿留京師隨數以給鈔引使鈔至給錢不復邀阻上下交信則人以鈔引爲輕賫轉相貿易或支請多惟轉廊就給東南末鹽鈔或度牒之類如東南末鹽鈔或度牒勅牒唯許以鈔引就給外餘並令在京以見錢入易椿留以爲鈔引之資亦計之得者若舊出文鈔亦當體究立法量爲分數支鹽償之自昔立法之難非特造始修復既廢亦爲非易欲與經久之利則目前微害宜亦可畧惟詳酌可否施行之未幾張商英爲相乃議變通損益復熙豐之舊令內府錢別椿一千五百萬緡餘悉移用以草錢鈔物三等偏重之弊陝西給鈔五百萬緡江淮發運司給見錢文據或截兌上供錢三百萬緡以左司員外郎張察措置東南鹽事提舉江西常平張根管幹運淮鹽於江西罷提舉鹽香諸路鹽事各歸提刑司議定五等舊鈔商旅已換請新鈔及見錢鈔不對帶聽先給東南末鹽諸路貨易仍下淮浙鹽場以鹽十分率之椿留五分以待支發官綱備三路商旅轉廊筭請餘五分以待筭請新鈔及見錢鈔與不帶舊鈔當先給者於是推行



舊法以商旅五色舊鈔若用換請新鈔對帶方許支鹽  
慮伺候歲月欲給無由乃立增納之法貼三鈔許於權  
貨務更貼見緡七分貼四鈔更貼六分貼五當十鈔貼  
七分河北見錢文據貼五分筭請有司議三路鈔法如  
熙豐舊法全仰東南末鹽爲本若許將舊鈔貼納筭請  
正與推行三路熙豐鈔法相戾卽不令貼納筭還又鈔  
無所歸議將河北見錢文據減增納二分餘各減二分  
以告救減度牒香藥雜物東南鹽筭請給償帝詔東南  
六路元豐年額賣鹽錢以緡計之諸路各不下數十萬  
自行鈔鹽計筭置以江西言之和豫買欠民價不少  
何以副仁民愛物之意令東南諸路轉運司協力措置  
般運政和元年詔商旅願依熙豐法轉廊者許先次用  
三路新鈔筭請往他所定價給賣優存兩浙亭戶額外  
中鹽斤增價三分已而張察均定鹽價視紹聖斤增二  
錢詔從其說仍斤增一錢議者謂異時鹽商於權貨務  
人納轉廊惟視東南諸郡積鹽多寡鹽多則請鈔者衆  
所入亦倍其闕鹽地客不肯往在元豐時遠地須豫備  
二年或三年次遠一年至二年最近亦半年及一年謂  
之準備鹽而後鈔法乃通紹聖間遵用舊制廣有準備  
故均價之後課利增倍謂宜嚴責轉運司般運準備鹽



外更及元豐準備之數則鈔法始通課利且羨亭戶煎鹽官爲買納比舊既增矣止用元豐舊價自可況用新價而有本錢復加借貸何慮不增若斤更增一錢虛費亦大詔施行之六路通置提舉鹽事官置司於揚州未幾罷議者復謂客人在京權貨務買東南末鹽者其法有二一曰見錢入納二曰鈔面轉廊今既許三路文鈔得以轉廊若更循舊制許以見錢入納則客旅之錢當入於權貨而不入於兼并見錢留於京師客旅走於東南詔采用焉又有謂舊法聽以物貨及官錢鈔引抵當所以扶持鈔價不致虧損非禁之非是其舊轉廊鹽鈔販至東南轉運司乃專以見錢爲務致多壅闕於是復鈔引抵當一如其舊末鹽以十分率之限以八分給末鈔二分許鬻見緡後又增見緡爲三分二年江寧府廣德軍太平州斤更增錢二宣歙饒信州斤增錢三池江州南康軍斤增錢四各以去產鹽地遠近爲差是歲蔡京復用事大變鹽法五月罷官般賣令商旅赴場請販已般鹽並封樁商旅赴權貨務筭請先至者增支鹽以示勸前轉廊已筭鈔未支者率百緡別輸見緡三分仍用新鈔帶給舊鈔三分已筭支者所在抄數別輸帶賣如上法其筭請悉用見緡而給鹽倫次以全用見緡不



帶舊鹽者爲上帶舊鹽者次之帶舊鈔者又次之三路  
糴買文鈔筭給七分東南末鹽者聽對見緡支筭二分  
東北鹽亦如之自餘文鈔毋得一例對筭復置諸路提  
舉官於是詔書褒美京功然商旅終以法令不信爲疑  
筭請者少乃申扇搖之令增賞錢五百緡三年以商人  
承前先卽諸州投勾乃請鹽於場留滯罷之若請鹽大  
帶斤重者官爲秤驗乃輸錢給鈔時法旣屢變蔡京更  
欲巧籠商賈之利乃議措置十六條裁定買官鹽價囊  
以三百斤價以十千其鬻者聽增損隨時舊加饒脚耗  
並罷容鹽舊止船貯改依東北鹽用囊官袋鬻之書卽

及私造貼補並如茶籠筭法仍禁再用受鹽支鹽官司  
析而二之受於場者管秤盤囊封納於倉者管察視引  
據合同號簿囊二十則以一折驗合同通牒給商人外  
東南末鹽諸場仍給鈔引號簿有欲改指別場者並批  
銷號簿及鈔引仍用合同通牒報所指處給隨鹽引卽  
已支鹽關所指處籍記中路改指者倣此其引繳納限  
以一年有故展毋得踰半年限竟鹽未全售者毀引以  
見鹽籍于官止聽鬻其處毋得翻改大抵皆視茶法而  
多爲節目欺奪民利故以免究盜販私煎大帶斤重爲  
名而專用對帶之法客員鈔請鹽往往阨不卽畀必對



元數再買新鈔方聽帶給舊鈔之半慮令之不行也嚴  
避免之禁申沮壞之制重扇搖之法季輒比較務峻督  
責以取辦四年以遠地商販者稀鹽倉以地遠近爲敘  
先給遠者繼令搭帶正鹽期一月不買新鈔沒官而剩  
鹽卽沒納五年僞造引者並依川錢引定罪六年以產  
鹽州軍大商弗肯止留其用小袋住賣者聽輸錢二十  
給鈔毋得輒出州界宣和二年詔六路封樁舊鹽數輸  
億萬其聽商旅販與淮浙鹽倉卽今鹽鈔對筭四年  
權貨務建議古有斗米斤鹽之說熙豐以前米石不過  
六七百時鹽價斤爲錢六七十今米價石兩千五百至

三千而鹽仍舊六十崇寧會定鹽價買鹽折筭酌以中  
價斤爲錢四十今一斤三十七錢虧公稍多欲囊增爲  
十三千入納而亭戶所輸並增價庶克自贍盜販衰止  
於是舊鹽盡禁住賣而籍記點輸帶賣之令復用焉初  
鹽鈔法之行積鹽于解池積錢于京師權貨務積鈔于  
陝西沿邊諸郡商賈以物斛至邊入申請鈔以歸物斛  
至邊有數倍之息惟患無回貨故極利於得鈔徑請鹽  
於解池而解鹽通行地甚寬或請錢于京師每鈔六千  
二百登時洽與但輸頭子等錢數十而已以此所由州  
縣貿易者甚衆崇寧間蔡京始變法俾商人先輸錢請



鈔起產鹽郡授鹽欲囊括四方之錢盡入中都以進羨  
要寵鈔法遂廢商賈不通邊儲失備東南鹽禁加密犯  
法被罪者多民間食鹽雜以灰土解池天產美利乃與  
糞壤俱積矣大槩常使見行之法售給才通輒復變易  
名對帶法季年又變對帶爲循環循環者已賣鈔未授  
鹽復更鈔已更鈔鹽未給復貼輸錢凡三輸錢始獲一  
直之貨民無貲更鈔已輸錢悉乾沒數十萬券一夕廢  
棄朝爲豪商夕儕流丐有赴水投繯而死者時有魏伯  
芻者本省大胥蔡京委信之專主權貨務政和六年鹽  
課通及四千萬緡官吏皆進秩七年又以課羨第賞伯  
芻年除歲遷積官通議大夫徽猷閣待制旣而黨附王  
黼京惡而黜之伯芻非有心計但與交引戶關通凡商  
旅筭請率尅留十分之四以充入納之數務入納數多  
以昧人主而張虛最初政和再更鹽法伯芻方爲蔡京  
所倚信建言朝廷所以開闔利柄馳走商賈不煩號令  
億萬之錢輻湊而至御府頒索百司支費歲用之外沛  
然有餘則權鹽之入可謂厚矣頃年鹽法未有一定之  
制隨時變革以便公私防閑未定姦弊百出自政和立  
法之後頓絕弊源公私兼利異時一日所收不過二萬  
緡則已詫其太多今日之納乃常及四五萬貫以歲計



之有一郡而容鈔錢及五十餘萬貫者處州是也有一州倉而客人請鹽及四十萬袋者泰州是也新法於今纔二年而所收已及四千萬貫雖傳記所載貫朽錢流者實未足爲今日道也伏乞以通收四千萬貫之數宣付史館以示富國裕民之政小人得時騁志無所顧忌遂至于此于時御府用度日廣課入欲豐再申歲較季比之令在職而暫取告其月日皆毋得計折害法者不以官廕並處極坐微至於鹽袋養鹽莫不有禁州縣惟務歲增課以避罪法上下程督加厲七年乃詔昨改鹽法立賞至重抑配者多計口數及嬰孩廣數下逮馳畜

使良民受弊比屋愁嘆悉從初令以利百姓三省其申嚴近制改奉新鈔然有司不能承守故比較已罷而復用抄劄既免而復行鹽囊既增而復止一囊之買裁爲十一千既又復爲十三千民力因以擾匱而盜賊滋焉靖康元年詔未降新鈔前已給見錢公據文鈔並給還商賈以示大信時鹽盡給新鈔亦用帶賣舊鹽立限之法言者論王黼當國循用蔡京弊法改行新鈔舊鹽貼錢對帶方許出賣初限兩月再限一月是時黼方用事專務害民剝下益上改易鈔法甚於盜賊然今不改覆車之轍又促限止半月反不及王黼之時商賈豈得不



怨詔申限焉南渡淮浙亭戶官給本錢諸州置倉令商人買鈔五十斤爲石六石爲袋輸鈔錢十八千紹興元年詔臨安府秀州亭戶二稅依皇祐法輸鹽丘監官不察亭戶私煎及巡捕漏泄之法二年九月詔淮浙鹽令商人袋貼輸通貨錢三千已筭請而未售者亦如之十日不自陳如私鹽律時呂頤浩用提轄張純儀峻更鹽法十有一月詔淮浙鹽以十分爲率四分支今降旨符以後文鈔四分支建炎渡江以後文鈔先是呂頤浩以對帶法不可用令商人貼輸錢至是復以分數如對帶法於是始加嚴酷矣三年咸民間蠶鹽錢四年正月詔

淮浙鹽鈔錢每袋增貼輸錢三貫並計綱輸行在尋命廣鹽亦如之九月以入輸遲細減所添錢然自建炎三年改鈔法及今所改凡五變而建炎舊鈔支尚未絕乃命以先後併支焉孝宗乾道六年戶部侍郎葉衡奏今日財賦鬻海之利居其半年來課入不增商賈不行皆私販害之也且以淮東二浙鹽出入之數言之淮東鹽竈四百一十二所歲額鹽二百六十八萬三千餘石去年兩務場賣淮鹽六十七萬二千三百餘袋收錢二千一百九十六萬三千餘貫二浙課額一百九十七萬餘石去年兩務場賣浙鹽二十萬二千餘袋收錢五百一



萬二千餘貫而鹽竈乃計二千四百餘所以鹽額論之  
淮東之數多於二浙五之一以去歲賣鹽錢數論之淮  
東多於二浙三之二及以竈之多寡論之兩浙反多淮  
東四之三蓋二浙無非私販故也欲望遣官分路措置  
淳熙八年詔住賣帶賣積鹽以朝廷徒有帶賣之名總  
所未免有借撥之弊故也十年先是湖北鹽商吳傳言  
國家鬻海之利以三分爲率淮東居其二通泰楚隸買  
鹽場十六催煎場十二竈四百十二紹興初竈煎鹽多  
止十一籌籌爲鹽一百斤淳熙初亭戶得嘗試鹵水之  
法竈煎至二十五籌至三十籌會舊額之半緣此鹽場

買亭戶鹽籌增稱鹽二十斤至三十斤爲浮鹽日買鹽  
一萬餘籌其浮鹽止以二十斤爲則有二十萬斤爲二  
千籌籌爲錢一貫八百三十文內除船腳錢二百文有  
一貫六百三十文其鹽並再中入官爲鈔錢四百五十  
一萬七千五百餘緡又綱取鹽一袋并諸窻名等及賣  
又多稱斤兩亭戶饑寒不免私賣若朝廷嚴究還其本  
錢而後可以盡革私賣之弊至是詔還通泰等州諸鹽  
場欠亭戶鹽本錢一百一十萬貫寧宗慶元初詔罷循  
環鹽鈔改增剩鈔名爲正支文鈔給筭與已投倉者通  
理先後支散以淮東提舉陳損之言循環鈔多弊故有



是命於是富商巨賈不願爲貧民者矣開禧二年詔自  
今新鈔一袋搭支舊鈔一袋如新鈔多於舊鈔或願全  
以新鈔支鹽及無舊鈔而願全買新鈔者聽以新鈔理  
資次嘉定二年詔淮東貼輸鹽錢免二分交子止用錢  
會中半三年詔停鈔引之家增長舊鈔價直袋賣官會  
百貫以上自今令到日鹽鈔官錢袋增收會子二十貫  
三務場朱印於鈔面作某年某月新鈔俟通賣及一百  
萬袋卽免增收其日前已未支鹽鈔並爲舊鈔期以一  
年持赴倉場支鹽袋貼輸官會一十貫出限更不行用

此淮浙鹽之大畧也唐乾元初第五琦爲鹽鐵使變鹽

法劉晏代之當時舉天下鹽利歲纔四十萬緡至大曆  
增至六百餘萬緡天下之賦鹽利居半元祐間淮鹽與  
解池等歲四百萬緡比唐舉天下之賦已三分之一紹  
興末年以來泰州海寧一監支鹽三十餘萬席爲錢六  
七百萬緡則是一州之數過唐舉天下之數矣寶慶二  
年監察御史趙至道言夫產鹽固藉於鹽戶鬻鹽實賴  
於鹽商故鹽戶所當存恤鹽商所當優潤慶元之初歲  
爲錢九百九十萬八千有奇寶慶元年止七百四十九  
萬九千有奇乃知鹽課之虧實鹽商之無所贏利爲今  
之計莫若寬商旅減征稅庶幾慶元鹽課之盛復見於



今日矣從之紹定元年以侍御史李知孝言罷上虞餘姚海塗地翔立鹽竈端平二年都省言淮浙歲額鹽九十七萬四千餘袋近二三年積虧一百餘萬袋民食貴鹽公私俱病有旨三路提舉茶鹽司各置主管文字一員專以興復鹽額收買散鹽爲務歲終尚書省課其殿最淳祐元年臣僚奏南渡立國專仰鹽鈔紹興淳熙率享其利嘉定以來二三十年之間鈔法或行或罷而浮鹽之說牢不可破其害有不可勝言者望付有司集議孰爲可行孰爲可罷天地之藏與官民共之豈不甚盛從之五年申嚴私販苛征之禁寶祐元年都省言行在權貨務都茶場上本務場淳祐十二年收趨到茶鹽等錢一十一千八百一十五萬六千八百三十三貫有奇比今新額四千萬貫增一倍以上合視淳祐九年十年十一年例倍償之以勵其後有旨依所上推賞四年五月以行在務場比新額增九千一百七十三萬五千九百一十二貫有奇本務場并三省戶部大府寺交引庫凡通管三務場職事之人視例推賞後以爲常十有二月殿中侍御史朱熠言鹽近者課額頓虧日甚一日姑以真州分司言之見虧二千餘萬皆由臺閩及諸軍帥興販規利之由於是復申嚴私販之禁五年朱熠復言



鹽之爲利博矣以蜀廣浙數路言之皆不及淮鹽額之半蓋以斥鹵彌望可以供煎烹蘆葦阜繁可以備燔燎故環海之湄有亭戶有鍋戶有正鹽有浮鹽正鹽出於亭戶歸之公上者也浮鹽出於鍋戶鬻之商販者也正鹽居其四浮鹽居其一端平之初朝廷不欲使浮鹽之利散而歸之於下於是分置十局以收買浮鹽以歲額計之二千七百九十三萬斤十數年來鈔法屢更公私俱困真揚通泰四州六十五萬袋之正鹽視昔猶不及額尚何暇爲浮鹽計邪是以貪墨無耻之士大夫知朝進生買浮鹽龍斷而籠其利鬻累龜戶列處沙洲日維銖兩之鹽以延旦夕之命今商賈既不得私販朝廷又不與收買則是絕其衣食之源矣爲今之計莫若遵端平之舊式收鍋戶之浮鹽所給鹽本當過於正鹽之價則人皆與官爲市卻以此鹽售於土江所得鹽息徑輸朝廷一則可以絕戎閩爭利之風二則可以續鍋戶烹煎之利有旨從之

宋史卷一百八十二終

萬曆二十七年刊

宋史卷一百八十二

食貨志

二十七







